



09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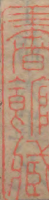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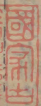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夫書

文部

集序

西陵董媛少玉詩序



周元孚氏以節槩冠一世凡再上疏得罪以謫而  
 直猶未已其於星曆弧矢劍術無所不通精而尤好  
 為古文辭即世之作者無以踰勝之始婦得安人汪  
 美而為元孚舉五男子皆育汪尋卒元孚痛不欲  
 置偶久之感異夢乃問繼於董而得少玉者董女字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五

也兄曰侍御叔玉既歸元孚即能撫其五子如汪已  
 出謁舅姑即又能奉事舅姑如汪已而相元孚術減  
 獲大小理家秉無弗如汪者元孚心異之問能讀書  
 否曰僅識字耳然見元孚時時誦唐詩則亦誦唐詩  
 所臆記可千首更問元孚詩止此乎元孚曰三百篇  
 其祖也遂益誦三百篇以至漢魏六季諸名家亡弗  
 誦者乃稍稍出其奇以與元孚酬復元孚益大異之  
 謂若詩成吾當叙而梓之以傳後世少玉莞然曰吾  
 婦也而又君之婦婦何必以詩傳即傳而以君之婦  
 天下孰不謂出君手何梓為元孚服其言而止元孚



才高而氣雄聞不勝其用壯而少玉則清潤婉秀往往發於情而止於義有不盡爲閨幃所束者當其得意時即元孚恍然不覺其左次而亡何少玉以羸疾卒卒之年二十九耳元孚鳩其遺篇什多散佚所存僅若干首乃梓之而請序於余余讀之曰元孚而不見夫三百篇乎二南而下多出於貞婦良媛之作刪者蓋錄其語而不必盡徵其人謂可以風可以志而已至於漢而始有能舉其人者獨司馬之文君秦之淑能與其夫子相偶敵文君之不以禮合無論然淑亦寥寥乎不能數章何敢望少玉哉少玉調雖止於

牟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五

二

唐然不落宋元美使天短以年有白唐而上者咄咄逼元孚世且以元孚詩或出少玉手元孚甘之乎少玉他婦行尤工具元孚序及馮開之太史所爲傳中

喻吳臯先生集選序

當嘉靖隆慶間有博大剗亮鉅公若兗州喻司馬臯臯者其馭歷南北禦圍安攘所在著聲實余嘗有傳傳之以爲真一時社稷臣云公故好爲古文辭具探隱索務出於人所不恆道然才高而氣雄朝有所請夕靡不應故其所構撰爲最繁操觚之士咸服其盛而駭其竒公厭世者久之而冢子督府叅軍少極悉

其遺集見委以刪定曰毋貴多貴在可傳而已余卒卒鮮暇蓋僅閱歲而始能致雌黃之力凡得十之三以還叅軍而僭爲之序序曰文之所從來遠矣自孔子爲辭達之說而釋之者曰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於是鉤棘晦僻者若在所汰斥而不載然孔子身刪詩書而喬僻峭厲之齊秦詰曲贅牙之之盤庚皆存之而弗去至風之別而稱騷也則楚人之所以托風其君者務爲纏綿迂晦之辭以自藏而少露其指則辭達之說有所不能盡用譬之於天日月清寧者恒也雷電霞雨晦冥搏擊者其變也譬之於山逶迤坦陀者恒也羊腸鳥道蘄削斗拔者其變也要之其變也亦恒也詩之變至於任華馬異極矣文之變至於樊宗師極矣此皆知變而不知變之爲恒乃喻公獨不然其險也必無躓其深也必無弗達要以說諸心而暢諸理澤如也然則識公而未盡者駭其奇能盡公者謂公之實毋愧於達也必以柔曼靡麗望公若不足夫靡柔曼靡麗江左之音辭而中原之所不屑也嗟乎使立而膚也毋寧立而骨哉少極第行之有劉子威素履善者可就質焉



彭潤玉先生者自諸生而貢禮部以選人分教宣城屬其子夢祖成進士爲戶部郎弃官歸受其封故人或稱戶部君亦或稱博士君云先生而好爲古文辭久而晚節益甚萬曆之戊子余起官白下先生特自全椒渡江屬故全椒令余君介以見余出其所近著詩一卷文一卷曰說劍餘草命之序余復從余令所見先生前集十二卷曰無羶堂者得合讀之然後知先生所詣之深而且博也其詩皆婉曲工至能發其情以與才合而不傷格至於七言律尤有斲輪中鵠之巧若序記書傳之類古色與生氣相射於西京大

舍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五

四

興以至于今能爲古文辭者亡慮數百千家其卓然名世者亦可數十百家要皆廟廊山林之傑乃欲舉博士廣文而稱之則不過臨川聶大年吾郡黃應龍戴章甫陸象孫三四君子而已大年象孫以詩勝應龍章甫以文勝然皆厖厖膚立而至用其子有名位優游素封者鍾記室之品不能名一人此何以故凡爲博士廣文者勢必久困諸生諸生之業不過剽竊儒先之緒而微鉅釘組織之欲分功於古文辭則其業踈以古文辭間之則其業雜加之以歲月磨而耗

之甫得一官有餘畧始欲呻吟以從事古之作者而不知其精已銷亡矣故夫山林之傑必其不爲諸生者與爲諸生而不終者也若乃有子而稱封君者其得志當亦以晚是不握牙籌操利孔渙獵其鄉閭以爲子孫計則必恣畧味擁姬姜呼盧飛白以極當年之樂而尚恐不足寧暇刺促筆研閒哉先生之篤嗜在古文辭其始不以諸生之業奪其後又不以封君之饗奪宜其所著述富而有日新若此也語有之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然哉余近一見夢祖詩以更超先生乘而上之父子間自爲知己若此先生之集更

金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五

五

未可涯也名曰說劍餘草夫莊周隱士耳其著說劍能使人攘袂而思奮陶潛之詩何其冲然澹宕也詠荆軻一篇慷慨感激於劍術之疎深致意焉然則先生之壯心寧獨栖栖於一文苑而已也

大中丞顧公撫遼奏草序

御史中丞通州顧公益卿之爲戶部郎即以才選而僉福建臬計平邵武黨斗亂民尋遷廣東之叅議以至臬副從征山寇有功而中忌者歸久之乃補僉滇中臬解順寧大候二州土酋之構詔還公叅議於浙江兩年復還公臬副而飭霸州兵事會浙有驕卒之



變屬撫臣銅梁張司馬密捕誅之司馬恐不任於是  
奏留公浙江以自翼凡十日而驕卒之首惡悉授首  
詔加公三品俸以原官飭薊州兵事霸薊俱  
天子之東南北門而公皆以才選公至時方有稻田使  
者公與之合筭興水利募農耕奉行之臣凡十餘道  
而獨公所治已見利數倍會遼左之撫臣缺詔推賢  
能知邊務者公遂超爲右僉都御史以往公上疏力  
辭謂往歲於藩臬前後薄有成效皆因人成事身所  
建畫又多不待竟而遷浙中之役甚愧同事者或以  
小嫌見累而已獨得超拜甚不安誠願以故秩爲縣  
倉州人續稿卷之五十五

六一

官捍薊邊且得究稻田之利優詔不許而以稻田事  
責代公者公既至屬虜大入與征虜前將軍太保寧  
遠伯李公合筭討之公任謀李公任勇大破創其衆  
斬首虜以千計鹵駝馬牛羊萬餘公叙所以勝狀宛  
曲如畫而力推功於寧遠請毋賞及臣賞及臣不足  
以勸戰士  
天子爲之首錄寧遠而公與總督王  
公俱遷公自僉而副賞亦差次之當公之在遼遼困  
大水千里爲甌脫公請開海禁議蠲郵得報可公益  
與總督王公大師李公條遼事之所以難大勢有四  
謂邊長虜衆兵寡餉薄畫圖貼說而上之其所思以

濟拯之策甚詳。天子得公疏下大司馬大司農  
議之亡不朝上夕許公自是益發綠諸所建白與注  
措略相當自公之在遼士飽馬騰遼遂以重冠九邊  
議者知以戰功推寧遠不知所以作寧遠之氣而礪  
其爪牙者固公力也吾觀近世之善言邊事者於西  
北推楊文襄公應寧於東北推翁襄敏公仁夫於南  
推王文成公伯安文襄詳而不甚文襄敏文而不甚  
暢文成兼暢與文矣而不甚覈乃具體集成則惟公  
哉公與予交頗晚而最爲相知癸未之冬余與今相  
國太原公俱杜門却掃有志游方之外公謂余毋事  
舍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五 七

筆研謂太原公毋應世今太原公已拜相樹平章之  
績而余亦謬誤一出不唯不能從公教而卻筆研之  
累且爲公犯綺語戒矣公自薊以前所興立不能自  
達之於上而徃徃托之移牘丁亥而後其因驛上封  
事者又不知其幾余所叙僅公一斑耳公於出世經  
世二端似能合之余且與太原公托自解焉當不以  
我爲綺語也

休寧茗洲吳氏家記序

自太史公之爲史記而別叙傳於其後欲以明其所  
以作史之意而推本其世系而尤詳於顯賢者班氏



之史亦因之自是若擘若約之類雖或文有詳約辭  
有工拙要之惟二史之步趣太史公之傳其父談也  
班氏之傳其父彪也二史之所從草也若周之衰春  
秋戰國而名世家漢之初兩姓諸侯王而名表者則  
本始派系皆彬彬可考譜由是昉矣休寧之吳故姬  
姓其先自太伯凡數十傳而國滅因以國爲姓長沙  
忠武王而後代有顯賢不絕其在徽郡至數萬餘指  
而休寧獨拔其半休寧之南曰鳳山以唐左臺公始  
也其西曰龍江則吳媪始也鳳山之指繁不能自衣  
食有吳媪者婺而材携其孤處焉篳路籃縷以啓山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五

八

林西徙之吳乃有家矣凡四傳擇饒而轉爲茗山茗  
山之吳吳始有族矣當明之興茗山之吳已草創  
成譜而東山趙子常占之以爲吳之後必大蓋百有  
七十年而尚泯泯如也最後乃有吳廣文子玉父子  
廣文之父曰隱君某博學工古文辭慨然有意於先  
世之業取舊譜而新之整齊其世次俛就緒而卒年  
僅三十九當是時廣文猶在髫髻抱遺書而哭曰孤  
不執觚管而以終先人之遺志者有如日本冠讀經  
史稅文諸篇凡數百千萬言其所撰述凡十年而傾  
邑又十年而傾郡又十年而傾海內學士大夫咸曰

吳子今之太史公班氏也廣文跋然不佞惡敢當之  
乃出隱君之遺書而加鉛塹焉曰姑有以矩矱我庶  
幾吳德之不墮蓋既成而名之爲家記所以不稱譜  
者何以非譜所旣也亦吳史也曰記者何謙辭也爲  
記之目凡二十卷凡十二用太史公班氏法也其序  
例辭則左丘語也諸序吳氏家記者咸曰吳子今之  
太史公班氏也吳子辭而歸德於隱君則曰隱君吳  
子之談與彪也弇州生亦云吳子聞之請而弁諸序  
者

少師大冢宰贈特進太傅蒲坂楊襄毅公錄序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五

九

萬曆元年十月少師吏部尚書楊公以未疾乞骸骨  
歸里 上不允若曰是唯 皇祖考之所爰立

以佐余一人將統均是毗溫詔凡再下公請益力始  
予馳傳歸賜寶鏹綵幣以行且曰卿其彊精神善醫  
藥庶幾旦夕有瘳以終毗朕明年八月公疾益甚薨  
於蒲坂之里第事聞 上爲之震悼輟朝下所司

援故事賜祭者九卜兆域以葬特贈大傅謚襄毅公  
既葬久之長子今少司馬俊民以大理少卿遇覃恩  
得追贈公特進於是司馬乃合公所得敕命二通誥  
命十八通勅諭 十 通諭祭文九通錄成帙而故



太師徐文貞公撰神道碑太保呂文懿公調陽撰表  
前太師張公居正撰誌銘太師張文毅公四維撰行  
狀與諸所司覆請之疏悉附焉於是乎榮哀之誼備  
矣吾吳中飭兵使者李君涑梓之郡而以司馬之指  
來問序不佞守尚書郎時嘗得望公於班行中風采  
如峙玉旣跡其行事則昌黎氏所謂龍虎變化不測  
傑魁人也又旣而以通家子命不佞則春風霽日靡  
所不煦朗蓋是時倭虜爭跳梁蠶食我喉咽要腹之  
地邊圉之職儲胥者智力俱困而不能支 天子

方自管三尺日以雷霆殷殷其上而柄臣乃陰操其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五

十一

喜怒以爲威福當是時中外之望獨寄於公一人公  
不愛其身與其材力以應之四出而將數萬之疲卒  
於西於東北於東士奮而騰卑城淺隍忽若易而金  
湯者醜虜逡巡遁逃而不敢犯間一接之斬首幽生  
不以數百千計不止三入而領中樞北策虜東南策  
倭西南策苗獠明光之疏朝上而夕報可無一不當  
人意片紙下於萬里之外奉若神明而不敢貳雖柄  
臣睥睨其傍以伺公之隙而卒不可得自是歷佐三  
朝或長銓地或仍領中樞或再長銓地皆與大相相  
表裏大相明則直以伸其志大相伎則宛以完其節

所謂大相者其勢之軋時負而時勝而公故皎然自若其官則自太子少保徧歷東宮三師以至人主之三少其祿則正一品而勲則柱國階則特進子孫多賢貴若少司馬及進士俊士都督府都事俊彥都督府同知俊卿胄子俊臣諸孫翰林檢討元祥而下凡十餘人繩趾美弗絕論者多美公一時之際以爲君與臣合嗟乎君臣之際蓋難言矣世宗皇帝得聖之威而大相中間之爲之臣者十一得如公否也不然且以爲人與天合然所謂人者疑之獨在公公故純心與才合也遠固未暇論公之鄉人在唐有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五

十一

裴晉公者其祿位名德出入將相大較與公類第公之處敵難而裴公之處敵易然裴公之告成者竟一蔡州耳而竟不能得志於鎮魏公之叟出而叟不挫抑何逕庭也裴公據上相數爲居其下者所扼如皇甫鎛李逢吉李宗閔輩時側目焉揆席擢而弗獲暖乃據公上者豈盡賢顧安公而公疑裴公之後無顯者彼郭汾陽李西平之後顯矣而椎不文故不能悉紀三公之盛而著之琬琰自史傳外寥寥焉以公今日之紀視三公其天之合何如也君子以公真能臣公之子若司馬諸君真能後故不辭而授簡焉以復



于司馬

大司馬趙公燕石集序

嘉靖中余守尚書郎獲接天台趙公於御史臺時公以盛年据顯位然多折節待後進未嘗一露得色而同舍郎有應君明德者時時爲余言趙公之爲長者自天性非有所矯強也余出副青齊臬坐家難歸而公歷左右司冠以至正位留都大司冠其清白之操持衡之守爲天下平而是時公之父母年八十餘尚健七箸旣以公考最封如公秩矣公乃懇乞骸骨歸養凡再上疏乃得請而屬 先帝更新朝政於大僚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五

十二

庶尹有所登黜中外臺省諫臣爭稱公賢不宜老之林壑詔特起守故官尋轉南京大司馬叅贊機務所以寄藉良至公旣依依二尊人膝下忍離復再上疏乞休溫詔許之然公至明年忽遘疾不起而二尊人故無恙也縉紳先生毋不以國寶家楨一時摧折爲至上與公之父毋惜而又重公之始爲忠而卒以孝終蓋兩完矣公卒之年而貞復起叅浙行省又二十年而始遷今官趾公後道經毘陵晤公之介子某別駕君出公所撰名燕石集者凡四卷授而俾卒業焉乃歎曰公真長者公真長者余雖少於公十五歲然

當公之見接時以操觚之未技猖狂都下都下諸公  
工其業者靡不悉出所長以相揚扞而公粥粥若無  
所知能詢之人不知趙公工是業也應君故好古文  
辭然所以稱公獨長者耳亦不言公工是業也今讀  
公詩則皆和平朗爽有朱絃踈越之音而五言古近  
體尤自長城至於文典雅簡勁大羹不和之味流美  
於齒舌間彼橫溢而自謂才鉤棘而自謂調者故退  
然而下風矣公不以名其業使操觚之人無能名之  
及藁存而目之燕石公豈其石也要之竟不欲以其  
長鳴終始不離長者乃爾公諱大佑字世徹登乙未  
金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五  
十三

有父風

風士錄序

風士錄者何侍御李公按吾吳四郡轡軒所經以公  
車之業試士而錄其尤以風者也稱風者何緣詩起  
也若列國之有風云吾吳風之在詩者故輕靡以華  
勝今而華實衰矣在公車業者故純雅有方幅今或  
用才而過以險語齟調相角矣日者太宗伯有憂之  
爲其言上言諸省與南宮大造士必取通明經術不  
詭於道者不然即才而奇弗錄於是齷齪選悞之士



亦時時雜進而輕俊少年之用屈諸輕俊少年咸相  
驚謂大宗伯之微指欲右中州而左吾吳若越不知  
其所推引而爲後進模楷者故太傅王文恪公尚書  
瞿文懿公二公吳人也御史中丞唐公唐公晉陵人  
晉陵亦吳也大宗伯之所左在今吳而所右實在昔  
吳也侍御公復憂之豈其未易而今將強變而昔或  
兩墮即是故輶軒之所經首以試士爲要及竟試士  
之業而後喜可知也曰甚矣風之易也昔天子之  
可大宗伯請僅歲餘而翕然一變至此哉即無論三  
公之謂何彬彬乎質有其文矣吳守石君請梓之曰

龔州人續稿

卷之五十五

十四

故事也李公曰梓之第省可三之一梓而多以爲諸  
生好則可以風之則未也蓋僅百餘篇云世之小公  
車業者謂經生之文多剽飾而於聖人垂世之訓無  
所發論策士之文多剽括而於聖人經世之用無所  
補夫士藉以應弓旌鵠耳安用是紛紛爲是不然在  
上者患無以風之耳風之而能去其剽飾則聖訓也  
能去其剽括則聖用也語有之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夫不佞未究於此者聊以塞公與石君之請公按吳  
值大水旱上書爲元元請命得報蠲賑以數十萬計  
諸所募畫哺祗之筴萬方石君能奉而行之於吾夫

子富而教之之旨蓋兩至者公濟寧人甲戌進士石君黃梅人庚辰進士公香清士公

文起堂新集序

張幻于有堂曰文起而名其集則詩若文咸萃焉其續集則有文而無詩今者復携一編曰新集過余則有詩而無文謂余姑爲我更序之余始識幻于甫二十白皙美姿容與文徵仲王祿之諸先生游當是時其才橫肆不可當讀之若入武庫雖五兵爛然不無利鈍至卅餘乃始稍稍就繩墨而以清圓流麗爲宗畦徑雖絕而精思微遜所謂文起堂集者也余讀新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五

十五

集則情事劑矣意象合矣出之若自然而探之若益深博而去其雜竒而削其險劇而洗其跡于是平幻于之詩成矣幻于有所構撰余輒爲之序之丁亥卜藏于山之而屬余草生誌今者去耳順尚四載其大用固未可量而所構撰亦詎止是哉雖然余老矣所以爲幻于不朽者伎亦殫矣夫玄晏故不能勝左思陳王卒何藉乎敬禮夫夫亦可以已矣

集虛齋書義序

異時太宗伯河南沈公言諸生少年之爲公車業者日習爲惛誕以相高而不得聖賢立言之旨宜一切



通行裁正以成弘開爲鵠故王文恪公瞿文懿公爲  
昇當是時天下之士有不應有不應而吾吳爲二公  
之鄉以故其應爲稍速嘉定則吳之下邑也前沈公  
而爲大宗伯者其邑之徐公徐公博曉經術攻古文  
辭而間出其餘以治制科業又少時嘗與瞿公相下  
上以故嘉定之應之爲尤速今進士李先芳鄉進士  
金兆登胄子徐兆曦張其廉諸生婁孟堅等十一人  
皆其邑之良而游於徐公之門及爲其子壻者也相  
與琢劘其業曰使吾矚然而遽欲紹明成弘之統則  
有所不敢拊膺濶視而自附於二公曰吾其文恪乎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五

十六

子其文懿乎則有所不能務於弔詭而自逃於新令  
之外則有所不可剽腐趣易以求合於用事者之目  
則有所不屑吾求得聖賢之所以立言者而已矣求  
聖賢之所以立言者求之心而已矣吾兒士駿奉其  
辭百四十篇以示余讀之見而劇而不刻肆而不驚  
馴而不凡步驟有節咀諷有味庶幾乎求之心者哉  
嘉定故多材然於科目往往不能當諸邑自今而往  
將習習霞舉矣其爲我謝徐公得非公之力也歟

王夢澤集序

楚有王夢澤先生廷陳者當正德中成進士高第讀

中秘書以伉直故卒廢死余爲郎時先生尚在念不獲侍門牆獨得其詩若文習之以爲快歸吳有秬菴卮言紀其儁語俠氣頗稱于人人而未能定其品晚節宦游金陵而先生之孫穎州太守追伊重梓其集於郡而俾余序之余故嘗通楚禱枕諸家言竊謂春秋之季其王筭路籃縷以啓山林其民黉結左袵日尋于干戈豈復暇問觚管之業而時已有倚相伍舉者出而綜墳典嫺辭命厥後屈左徒氏遂以騷辭開百世宗而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相與紹明之及秦漢而後小有顯者亦不能與東西兩京之彥埒至唐而

弇州山續稿

卷之五十五

十七

僅有襄陽杜氏孟氏杜氏之業差爲宏博與屈氏分途而偕不朽若文史論建可稱述者抑又鮮矣明興百五十年而始有先生先生前弱冠天才橫溢飛聲秬菴超宋乘而上之步武開元大曆以與六代接文則自西京而下之亦不失六代其尤雅雋者書牘大小數十言言子長少卿也詩無所不工麗而五言更長城矣先生既以直廢死不得珥簪荷管爲縣官司述作之柄繼先生者三太史俱以博大多偉稱雄館閣間然有韻之辭視先生不啻徑筵也後先王三十年而先生之鄉人則吳明卿氏先生有專詣而明卿



取兼能若今周元孚鄒孚如諸君子交響而馳康莊  
焉能舍先生赤幟哉嗟乎衡泰參二嶽七澤三湘山  
若增而隆從水若闢而瀨滂者其爲先生輩耶非耶  
余文蕪不能當先生雖然潁州以爲前茅而余且私  
其驥尾矣

梅季豹居諸集序

弇山人曰余少年時稱詩蓋以盛唐爲鵠云已而不  
能無疑於五言古及李于鱗氏之論曰唐無古詩而  
有其古詩則灑然悟矣進而求之三謝之整麗淵明  
之間雅以爲無加焉及讀何仲默氏之書曰詩盛於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五

十八

陶謝而亦亡於陶謝則竊惟其語之過蓋又進之而  
上爲三曹又進之而上爲蘇李枚蔡然後知何氏之  
語不爲過也四言則國風而後絕矣騷則左徒神而  
賦則文園聖蓋並軌於康莊而分鑣於廣漠本不異  
也厥後以鋪張駢騁相競所謂記繁而志寡者班張  
而下咸有之以故賦之用日廣而騷遂屈斯義也徐  
昌穀之談稅胡元瑞之詩藪能稱之而獻吉與仲默  
間能爲之今天下之標觚者不少矣徃徃樂近體之  
易入耳而輕得名洋洋乎靡所不條習至於歌行之  
類則艱習之何論五言古若騷賦風雅與之談未有

不思固者矣戊子冬爲有舉宣城梅季豹者曰是夫  
也能不爲近體人也已而季豹來謁今年冬則出一  
編所謂居諸集者見示則皆騷賦四五言古詩余乃  
以暇卒業焉大歎詫曰世故有人哉若季豹之爲騷  
賦於左徒文園時時取財而別具悲慨婉冶之態五  
言於漢魏時離時合而其合者并其氣度色澤得之  
惟四言不能窺風雅藩要之梁陳而後絕影矣使季  
豹襲古衣冠而不爲金陵市客而訪我於舟中吾且  
以爲千載人焉敢以季豹目之故慨然爲序其集集  
曰居諸者蓋猶有待也季豹志也若其篇攻字琢爲  
舟州山續稿

卷之五十五

十九

季豹忠臣者則有其宗人台祚在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

太倉州重脩儒學記

太倉之學故寄衛自弘治丙辰始建州而衛學歸於州者八十三年於今矣釋采之宮獨巋然一魯靈光而諸講堂誦舍以至博士退食之所多摧圯剝落風雨割其隅霜露降於席博士師弟子鞠於草莽而不能時授受謀所新之者欲請於御史諸臺而不果會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六

一

州守張君朔望朝天子宮喟然而嘆曰是烏足以煩諸御史臺即不穀忝爲其州大夫而忍於其子弟之學者乃首捐其贖鍰之橐以畀諸能吏陶瓦斬木斲聖椽稊之資不浹日而辦不移月而煥然一新於是博士師弟子胡先生輩相率而詣余請一言以侈大張君德意而申相儆俾示永永余不敏竊謂古之所以造士於學者莫盛於三代庠序校之爲名人倫之爲實典謨雅頌卦爻之爲誦縞收端俾紳綦偪琮璜琺瑯之爲佩服而逶迤周旋咏歌擊拊之爲容聲諸學士大夫類能舉之而學之弊亦莫盛於後世師

之所以誨與弟子之所以學者束縛於經生之制甚而至於訓故之凡亦不能守而巧為排調以苟徇之伸吟估俾以希異時之青紫目若望羊心搖搖若懸旌一得志而隨弁髦之矣母論其精神之所注寓即不知禮樂射御書數為何物將何取於學也學士大夫類亦能訾之而余顧竊有疑焉夫遠不能舉二代即周之盛時曰成康而其所造以貽昭穆之季者不聞脩周召之業以協和萬邦撫來四夷而周召暨呂畢諸聖人或貴自王室或賤自漁釣亦非有得之於青衿譽髦之選者何也猶未也以吾夫子之聖而七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六

二

十子皆負異資而為之依宜其處者皆聖嗣出者皆王佐而性與天道自顏曾之外寥寥不數聞大則國相小則家臣業已見其能於公私之朝而所就不過足兵裕民之微緒而已西河濟南之徒厘厘守一經之疑似而不能息處士之橫議賴孟氏而始振之至學校之設不肖者若原氏之鄉士欲毀之以紆議而賢者則東京之儁以名相使激而貽憂於社稷數千年之後忽起而濂洛關閩再起而左廣東越或以超曠之識挾千聖之真傳或以精微之力析千古之疑翳此其人往往家庭父師之所講求而其大要乃自



得之心而已夫豈一學宮之力雖然即境以探真由器以悟道雖灑掃應對可通禮樂而窮神化况於本經術而訓故之世之人苟有能緣此而自得者即成周之所以造亦未也蓋學成而張君署其堂之後楹曰振德而余推其指於自得如此君名博字子約山陰人舉乙丑進士自戶科左給事中謫累遷吾州守其於民能富而教之胡先生名大雅諸博士某某於法得附書

休寧縣重修文廟儒學記

自三代以降天下有學而無祀所謂庠序校以至泮

會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六

三

宮辟雍之類諸博士弟子以歲時講脩詩書禮樂射

御之文極而至於邦國大夫於此聽政受馘而吾夫

子肇明六經之道如日麗天下則而儀之為天下

君者追而顯之然至讀魯相晨廟碑則吾夫子之鄉

其祀器典守尚有所未備何況其他哉自是而後吾

夫子之祀事日益舉而古之所謂學者乃不盡麗於

其宮是故天下多有祀而無學至宋而稍稍合之休

寧僻在萬山中其始蓊蓊然安其為樸至宋而稍通

于俎豆之事人材乘之以出霞蒸焱奮為世黼黻然

而宋之所建與元若明之所修其學宮俱隘陋弗

稱又屬歲月久亡所不傾圮於是邑之賢士大夫侍御胡君輩居恒竊歎以休寧於東南最稱巖邑其戶口之繁庶居室之宏燾不在三吳下行賈備於郡國而廩策之藏悉以麾之梵苑叢林而亡所靳顧於吾夫子之宮與儒學乃若任其廢而弗爲之所且吾儕幸而得與聞斯道以備世用乏而本之弗思人其謂我何屬郡太守徐君司理舒君以行部至其邦顧瞻之際慨然興愾時邑令陳侯仰承而身任之捐月奉若干緡以倡諸吏民漸有應者於是謀之胡君總其凡而博士弟子凡三金爲世澤爲有聲爲人龍及汪廷誥佐之胡君謂不穀之治蒲也有成模矣侍御何君鄉進士程君輩聞而先之邑士民汪大光輩繼之其鏹自家帑以至於公相屬也其土石斃木自郊關以至丙舍相屬也木取其偉長者石取其貞潤者甃取其堅緻者於是有重建曰大成殿曰啓聖祠曰尊經閣曰敬一箴碑亭曰二程祠曰三博士齋曰諸弟子讀書舍取更新也有改建曰明倫堂曰儒學門曰文會堂曰朱子祠曰名宦鄉賢祠取徙地也有創建曰成潔門曰省牲所曰神厨曰報功祠曰遺教祠曰魯源亭曰壽雲門曰文昌閣曰居業門故所無也其



地闢五之一宮室拓三之一創亦如之自是休寧之  
廟學蔚然稱鉅麗觀甲於郡國而胡君乃與諸君具  
其事介幣於余友鄉進士詹君而以記請余竊意之  
廟學成而邑大夫師弟子與其吏民舍菜而登廟宮  
之陛有不儼然而若吾夫子臨之在上者乎退而講  
於明倫之堂有不悚然而若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  
友之接於目而警於志者乎又退而登尊經之閣集  
文會之堂肄乎讀書之舍有不油然而與詩書易春  
秋禮樂之教相融浹而無間者乎及其出義路辭禮  
門行稍遠則稍怠甚或錐刀之息屬乎手而求念生  
睚眦之忿交於目而忤心作問其嚮之所謂儼然悚  
然油然而失之矣其所以忽然而失者則其  
儼然悚然油然而暫然而得之非真際也且夫是廟  
宮與學之廢又矣其新之也木資之人也土石資之  
人也甃資之人也然一念之欲新而同志者來不浹  
月而材具不浹歲而廟宮與學成夫人心偶翳之耳  
非盡廢也五倫足之心六經足之心而吾夫子足之  
心苟欲新之不再念而來不浹時而具成矣而程子  
而邑之所稱以爲其後者也朱子其所自稱以爲而  
邑產者也今其學具在即簡煩小異其大指有不本

之心者哉廟宮與學之新以跡教而德之新不以跡  
教余故稍次其語以紀成事而示夫同志者徐君名  
成位楚竟陵人舒君名邦儒芝城人陳侯名正謨閩  
南平人胡君名宥何君名其賢程君名廷策詹君名  
景鳳皆邑人

### 太平府脩城記

太平古金陵支邑也後稍進為郡與金陵俱倚天塹  
而固自金陵之為帝者都而太平之人民田土兵衛  
不能當其十之一然寔据其上遊為之儲胥禦圍而  
制其命如古所謂左馮翊者當天下之割而且合北

弇州山續稿

卷之五十六

六

不得太平不可以窺金陵南不得太平金陵不可以  
守夫以太平之重若此而自明興二百餘年以來  
守土者安於平治之形而不暇省其城低庳使弱者  
憑二尋之衿不必羽而登也所甃僅表而毋及裏陘  
不容軌土惡善潰不必淫霖而隳也萬曆辛壬間蕭  
田林侯來為守恤民隱掇吏弊興士風諸所以稱塞  
守狀良悉顧以時周行睥睨間而憂之謂卒有不虞  
如押犢何即不穀狃前人苟簡及承以侯後之君子  
彼復狃我將縣官何所賴焉而會治兵使者程公按  
部來與林侯契合乃上侯議督撫中丞孫公江防中



丞呂公巡按侍御陳公得報可為具疏聞之 上下  
大司馬大司徒議 報可下中丞侍御已復下程公  
程公下侯所與倅陳某當塗令楊某規度所增築為  
堞者三千七百六十而贏其崇二丈三赤而贏裏坦  
之崇一丈六赤而贏厚一丈七赤而贏週遭為丈一  
千六百六十而贏所改飾為麗譙者五為津關者三  
為戍廬者三百而贏計直為中金一萬七千七百九  
十而縮謀之帑不足則請諸郡減卒直八千四百四  
十餘金為之幹不足則陳公以千金益之程公再以  
千金益之孫公以五百金益之又不足林侯與楊令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六 七  
復率贖鍰千金益之又不足則為勇爵賜級以勸郡  
人某某凡三千餘金益之林侯乃率厲其屬與士卒  
分功於版築間蓋不閱歲而城成以書屬余俾紀其  
事余故嘗臆史所稱請城洛陽與大梁者或以天子  
之守守在四夷諸侯之守守在四鄰為說而譏其示  
人弱竊以為不然夫地利不如人和雖賢者記之然  
至夫子之系易未嘗不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未已  
而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夫以大聖人  
而當取卦尚象時夫豈有暴客之足虞而制為重門  
擊柝彼所以待衰頽變之計周且遠也故曰需有水

初終日戒又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若

世宗朝

寧不亦重熙累洽哉一旦烏寇卒起而大江以南佳麗之地其無城者城而庠且薄者悉其子女玉帛以饒寇三里之垣苟不至隕老弱荷檐而立乘高下瞰賊目飽氣盡而走耳城之不可以已也如是今幸臺察監司諸大夫與林侯合策而固太平不至大損縣官帑雖曰齊民之力而善用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咸相率赴事不歲而成百世之偉功且因以爲金陵上游衛其事豈淺小哉雖然所謂有形險也無形之險在黔首心林侯固已饒得之矣請以是風倅令及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六

八

後之君子毋忽諸則永永有賴哉

蘭溪縣治廳壁記

吾里中張侯新之治蘭溪未改火而剪除其民之敗羣者乃均田賦清狴讖以與之更始而治事之舍日就圯上雨旁風靡所益護諸吏惴惴負廡壁而從事案牘拮据烏鼠共之何以讖訶闖入張侯嘆曰是猶可旦夕支及其拉然剝然而鼎創之費則巨量吾奈何避其名而貽巨量之費於後君子請諸郡得贖緩之美與口緡百金而節縮其腹推贏祿佐之民獻其力工師毋敢匿寸陰以戊寅之冬仲立趾明年之仲



夏而告成事廳廣六丈四赤深不及廣者二丈四赤  
高之爲丈者三而加丈之爲赤者五左尉幕右鍤庫  
總之若干楹更廡以次益亲易棟其規制大約不甚  
浮于昔而增完壯焉未幾張侯以外艱歸而豫章喻  
侯均用故尚書幣請于王子曰令今苟免于侈人蓋有  
安之乃捐書幣請于王子曰令今苟免于侈人蓋有  
餘警云而敢即安于斯雖然令驟居焉而不虞夫拉  
然剝然也夫不虞夫拉然剝然者日而夕飯而興以  
顓精其思於吏治夫不虞夫拉然剝然者而不至勤  
用父老之力於土木則皆張侯賜也吾子其寵靈之  
矣

弇州山續稿

卷之五十六

九

一言以毋忘侯不佞曰善夫居者之安而追作者之  
勞甚厚道哉雖然喻侯今實居之夫蘭谿浙東最巖  
邑也其延袤四百里而奇其戶口十六萬七百而奇  
是居也四百里之所取風而十六萬人之所籍而孳  
育者也侯晨而坐堂皇少選而聽政夕而憇觀其巍  
乎崇高者得無有遠於百里之歎乎夏共其稅賦於  
茲廛野之橐得無憂於盡乎兩造實繁強者囁囁囁  
囁弱者得無憂於不盡乎單赤得無尚失職乎學校  
之氣得猶有微阻乎一言善而應一言沃而違侯其  
慎之哉若夫洞巖峙東蘭陰峙西南佳爲南白石爲

北爭出其朗爽秀拔之資以助侯燕喜稍與邑之二  
三君子鼓琴歌薰修宓氏之政而大之此則侯之終  
事也於是不佞之王父司馬公去令垂一百年而吏  
民謳思之若新喻侯日子之一言寔徼王父大惠不  
佞亦曰二君子也繼王父而三夫誰曰不宜是為記

移建京圖營公署記

京圖總者故京口要害地也其先以一副帥臨之所  
部衛十五水陸師餘萬父之革而會島寇起議置將  
將秩自副帥殺而為把總置兵兵募士二千舟百七  
尋又裁為募士三百餘益以邑卒百五十餘其後稍  
益以募士三百六十餘通為兵八百最後始定京圖  
總以八百人畫地上高資下安港所任汛警百五十  
里而遙而割鎮江衛屬之京圖總始稍稍成軍矣顧  
其名駐圖山而署實在京口故都指揮朱君以薦來  
治總事未幾嘆曰圖山踞江汛以不時至而我高枕  
而安重城之內即緩急何以達即達矣何渠能應之  
且將不控要害而士卒不麗將其何以軍於是上書  
兵備使者王公請移京口署於圖山兵麗之而它所  
上數事其要者在汰老弱革冒食練行陣明賞罰兵  
備使者下郡守令議謂朱君所請良是使者以聞督



撫中丞宋公江防中丞王公諸臺御史郭公陳公王公房公俱報可而獨王公慨然謂是總也其移署筴甚長而訾短遂捐軍餉金五百以授丹徒尉楊洋俾卜地於圖山之左大港不給而代王公者胡公及諸臺御史郡守令復捐金二百以益之其又不給而朱君倡其三哨之將吏士卒捐廩奉金若干以益之蓋不踰季而將有署署有門有廡有堂有寢廡卒有營室而所闢練地以辟民舍丘壟稍移之江口其費復朱君與吏士任之既成朱君來謁余請紀其事于石余竊謂倭事暴起人出其筴以爲備列戍置壘相望於江海之滋而大農少府之錢粟晝夜輦而委輸於軍一旦事定諸少年握籌算而較之餉日以減卒日以耗戍壘日以頽廢其將日漸省而其存者知有移於內地以自便而已上下交相狎以幸而歲汎之不警幾得以遷或代去今朱君獨能毋傳舍其官又不即安於內地而願以其身當餘皇出沒衝王公又不忘危於安而寬其出納使朱君獲信志焉其賢矣哉朱君雖所部八百人與一衛之疇卒拊循而振之鉦鼓嘯呼江波立起勢若萬人斥邈相應於百五十里間游徼之所及及監鹽亡命惟埋之徒鼠竄而不敢

發則是署效也且為毋負王公矣鳴臯之詩尸牖綱  
繆六四之需衣初終日古人之深慮遠顧若此後而  
居是署者覽斯記者時時念之則又為毋負朱君哉  
王公名篆今為左副都御史楚之夷陵人朱君名先  
今以游擊將軍行總事吳郡人

純節祠記

曇陽子之女於學士公也蓋嘗字徐生矣十七而邁  
上真稍稍啓道要徐生之父叅議公且委禽焉而生  
驟病物故曇陽子知之蓬跣三日哭出其橐則有成  
製編服草履御之以見學士曰見托體大人不獲為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六

十二

徐生死當為生稱未亡人學士亡以難而曇陽子故  
不食至是益不食者六歲所曇陽子業為徐生守然  
當學道而上真故試之以徐生之狀與辭加媶腆焉  
而曇陽子確不移意者再而道遂成曇陽子之道成  
則請於學士曰願得一酌徐生墓既酌乃曰吾止此  
不歸矣家大小強之不可得則以一氈坐丙舍之中  
庭左暑雨不徙足毋論晝夜其又三月曇陽子乃辭  
衆立化化之前一夕復請於學士酌生墓既酌謂學  
士曰吾受上真命遺魄有所用之不獲已從徐生尋  
螻蟻柰何蓋曇陽子猶兩髻云至是刃其髻之右授



學士爲我屬徐公祔生窆可也其明日爲庚辰之秋  
九月九日其又四月而叅議公發徐生之窆改葬於  
墓之震方去故地數十武而遙以曇陽子之髻祔馬  
堂凡五楹中肖像爲曇陽子示有尊也左室之偏爲  
徐生主而曇陽子配焉示有親也祠成而叅議公署  
之曰純節而屬世貞記之夫曇陽子之爲德備矣於  
生茲離矣顧斤斤焉取人道之一端而標之者何居  
徐志也夫何以稱徐志也爲徐氏始終故徐以家人  
禮祠之也曰純節者何居節者竹之德也純者絲之  
德也今夫竹自寸萌而縱之而尋丈以至於凌霄漢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六

十三

得節而裁然後勁絲自寸縷而衡之以至邊幅色不  
雜而後得稱爲純其在於人亦然故節者所以禦滋  
也純者所以澄節也甚矣節之不易言純也天下之  
成爲婦而殉其夫者二其恒以生殉而不恒以死殉  
此其志烈冰霜而貫金石夫孰得而議其後然以百  
一較之恒者容或深於情而不恒者容或激於變情  
故有所不能已而變故有所不可已以是言純純得  
無間哉曇陽子未成婦者也生不識徐生狀何所牽  
於情學士爲之父何所虞於變第謂人道當如是耳  
而矢不食之誓以附於祝宗之祈死而竟不死當其

道之成能使徐生出幽途受天趣將何有於身之殉  
然其意若曰吾知所以爲徐氏者而已吾用是始必  
用是終而然後庶幾亡愧哉今夫上真者得他心通  
者也夫豈待試而後知曇陽子欲以見曇陽子純也  
生殉而不以情死殉而不以變至哉曇陽子之純於  
節也始曇陽子嘗築室於郭之內以奉上真而署曰  
恬澹學士公司之今祠郭之外叅議公司之君子謂  
維世之教斯純節甚盛蔑以加矣出世之旨則有恬  
澹在曇陽子它事詳大傳中徐生諱景韶有文行十  
八而天叅議公名廷裸以需調歸學士公王氏名錫  
翁佐太宗伯無幾以省覲歸夫二君子者景曇陽子  
之道而趣之將畢身者也

開太倉州朝陽關記

王公以燕見諸生而問所宜興者諸生劉大倫等對  
曰州故有婁江云自西而南而東達於海据三方而  
抱吾州以爲形勢海潮之至者日夜各得一焉其東  
入東關而西其西入西關而東以胥會於鬻宮之左  
而後退諸芻粟貨幣之寓於舟者亦從而入以共吾  
州吏民其東關尤號稱利便而先年有警於海者謂  
其近之故累甃而塞之水折而南而西爭門以進其



氣盛於金虎之方是以薦紳絀而介冑時勝其芻粟  
貨幣束於一竇而不得達是以物直踊而擔夫重其  
門於東者毋所受生氣是以其民蕭索而不舒所進  
不過襁負是以生理薄而坐困竊以爲復東水關便  
王公瞿然而聽曰固也吾且行相地焉謂自故東關  
而稍南之踰一里許可穴也謂其方曰巽方從生氣  
也關東西丈有二尺高加尋之三以通舟而已其關  
之外則自濠而東蘆福涇以達半涇而始得大河爲  
丈者亦六百餘關之內則自濠而西轉樊村合致河  
塘而始得故河爲丈者殺其四十直因之畝力因之  
矣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六

五

直皆從民便也僅十五日而工畢王公矚度勢尤以  
爲東少庠不能與西敵乃崇鐘樓以俯瞰之鐘聲發  
則百雉而內外無不聞者於是東郊之氓轉輸無迂  
道左閭之氓化居無負戴而紆衿拖紳之士見若以  
爲拾芥青紫已謹稱謳謠之不足則從諸博士某等  
介而請記於某以示永永某竊以春秋之義凡工役  
而義所不當舉者書重者書非時者書今王公所通  
一關耳乘民隙而用之力不能一旅時不過歲三十  
之一而何以書也爲其從民願也百年之利在是矣  
蓋工甫畢而天子以公四履之地水當有所宣

洩下 爾書趣濟治之夫公不難四郡一州十七邑而難此一衣帶水也雖然茲非其小試也耶公諸興革功德於 國家斯民甚大其為鐘樓意甚遠皆不書書其所請者曰開朝陽關記公名叔杲字陽德永嘉人以大叅行兵事

復周玉崖公賜墓田記

嘉靖辛卯南京刑部右侍郎玉崖周公卒於位時公秩三品未及考而 天子念其賢特賜祭有司為治葬葬公之二十六年為隆慶丁卯而給事御史以故名臣當旌者具公事狀上 天子復為之超贈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六

六

左都御史而其年巡撫林公潤下邑司禮公墓邑司言公墓田為畝者四十而贏秋賦為石者十六而贏官今不優蠲之而孳孳焉責半菽滯穗於松櫝丙舍之地非所以妥賢者愧而標士大夫觀也因具故少宰葉文莊公太常魏文簡公例以請林公是之許以宅羨賦補著為令於是公之孫邦柱者感 天子

後先德意林公之能奉行於公之所遇愈遠而愈隆也謁不佞為文樹之石以垂永永不佞竊謂古先聖王之政莫大於禮賢而厚終以故式閭表墓首施之於勝國之臣而不為驟及德之衰於厚終且鮮矣



何乃能追遠也周公在正德中批鱗抗顏以與權幸搏中縣官所甚諱遷謫萬里而不悔於時稱為直臣更化之後雍容歷藩臬進臺省撫字與揚激相劑于時稱為良臣公之所謂良臣者雖奪於年未盡究而計其為直臣時緹帥尾之悍候扼之其不委骨於瘴煙叢箐之間者幾希即所望能過一首丘而竟自遷人起通顯其歿也

人主為治窳窳而不以煩其家其既葬而又也悉蠲其墓之賦而不以累其後人夫以一枯骨而榮施之若此其追遠當又何如也吾聞夫古之治冢塋者漢莫重於長平烈侯青冠軍景

會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六

七

桓侯去病博陸宣成侯光唐莫重於英國忠武公勳陪位象武溫明之制幾與乘輿埒然未幾而失其族即不盡赭而鞠為茂草若敖之餒因之周公非籍汗馬勞官猶在亞列而所賜墓地賴天子德意林公及諸有司之奉行易世而子孫能保之嗚呼休哉君子謂邦柱可嘉也其能守也毋愧于周之冢孫矣

陸氏放生湖悠然亭記

悠然亭者其址据湖之最勝處湖故陸大夫公有也當陸大夫公日與其子司空與繩學憲與培輩舍而

弗漁而時時以所遇之鱗介毋論巨細即贖而放之  
故其湖曰當湖一曰放生亭之北爲沙盆渚其上有  
塔峙焉倚爲塔院翼之陸大夫公所營也渚東北爲  
放生磯夷於水貴易也余嘗以通家子一再侍陸大  
夫公及公歿而游於與繩最後登茲亭而寓目焉其  
隅湖莫南而全湖枕於北粘天無岸日月得之澄鮮  
灼爛窄堵遏雲時吐光怪萬堞止坤丹譙若霞園橋  
西南蜿蜒垂虹憑欄放歌天籟和之意甚懌也既而  
叩與繩所以名亭之故則取子產之校人語夫校人  
不能得魚事而能得魚理其始舍之而圍圍焉縱之  
洋洋焉悠然而逝即古今善狀魚者莫茲語若也然  
而魚之所謂悠然者與人異方其失水而困於網罟  
也束縛之急鱗鬣盡挫第能覺其苦而不知有砧盜  
之虞及其獲水而圍圍而洋洋而悠然者形也非心  
也蓋至於悠然而俄頃之所謂苦者失之矣人之就  
網罟也庖繼攻其外而愁憂攻其內及其甫就解而  
前念後念交戰之賢者內追咎而思改不賢者追咎  
人而思報欲求所謂食息之悠然者竟不可得也故  
曰魚相忘於江湖易而人相忘於道術難也與繩曰  
不然吾之所以名在放生夫放生之名池久矣唐宋



之世州郡在在有之以祈人主福而責額數期日其十五死餒而四餓於漁子之腹能生致者十之一耳環而隄之一旦人主之法廢而耐水者徒手而取盈是以生理發殺機也夫不取不放梁武之所以見屈於北使也今吾則不然遇而贖贖而放唯不聽戕賊之耳而不為之限量我悠然而忘魚放也魚之悠然而忘為我放也是相忘也且我何知福余乃曰有是哉吾子之近道也雖然吾子能為竺軋先生言獨不見夫娑竭之魚長四十餘萬里兩目若日月游戲於無央之海天下之言快者莫加焉而古先生曰此風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六

九

世業也欲脫解之其道無繇耳然則為子之湖而魚者其業耶其非業耶業而生者悠然耶將滅者悠然耶與繩听然而咲曰我非魚不知魚之悠然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悠然請志之楣以俟河伯過而詰之

夢游記

五月九日夜四鼓夢有僧過訪語次曰去觀而西則華嚴菴也能開一游乎問所以名菴曰普賢經行道場也後有嶺石若青羊嶺故又曰青羊觀玉局老公像在焉俄而御一小籃輿挾兩奚童西若沿長堤者

其南皆麥田黃雲被瓏隱隱見城堞行可二里折而北得一橋其高下瞰人屋而以碑切之傍皆大榆柳橋下流水輶輶余意已樂之又數十武則若街市頗坦陀而行人甚稀山門翼然前所過僧出送曰公來矣入門左方有若嚴道場者梵唄磬鐸聲振耳拾級而上至前殿已又拾級而上至後殿殿不甚高大亦稍敞而皆扁鑄不可開庭際古槐壽藤虬龍屈蟠蒼翠映晷右廡得一竇而入僧曰此禪房也室宇高下鱗接然不甚整次乃復循階偃僂而上最後呀然門忽開目境若闢而新者蓋殿據山而趾其後壁數丈

外臨絕壑壁之後中一洞庭石二斧劈二錦川翼之庫者亦可三丈許色皆甚紫文理密緻皮骨皴瘃可怪壑之南爲嶺中斷左右巖然青石望之羊也逼而視之則不類以顧它石詭瑰千狀有若踞獅者若鬪虎者若牛下飲者若猿猱者其上皆髯松文栢其高造天嶺之北則平湖萬頃一碧陰雲解駁日脚下漏爲金銀琉璃者不可勝計鳧鷗鸕鶿鴛鴦鴻鸕之類散布砂磧爛若舒錦余顧僧曰此爲何蘭若何墜耶吾所知於里者海寧隆福淮雲三刹若衙院耳夫吾生五十有七年矣而不知有此何也僧咲曰公自有



之公自不知耳雖然姑爲我作一記送余至山門而別迺醒余生平所游太和之南巖五龍諸宮洞庭之資慶包山長圻錢塘之昭慶藕花洲諸寺其勝埒者當時歷歷真境第不轉首而失之追數若一夢然則夜之所夢其果真耶其非真耶今夢而真昔真而夢異耶不異耶既以稱菴又稱觀老子之于普賢有諍耶無諍耶吾皆不能爲之辨而又何記爲雖然吾既已許是僧矣姑以夢語了夢事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六

終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六

三

當辭氣盈真深浪不轉首而失之追數若一夢然則夜之所夢其果真耶其非真耶今夢而真昔真而夢異耶不異耶既以稱菴又稱觀老子之于普賢有諍耶無諍耶吾皆不能爲之辨而又何記爲雖然吾既已許是僧矣姑以夢語了夢事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

相國養齋嚴公讀書堂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常熟嚴公嘗讀書於虞山之北麓云而會公去諸生久其書屋漸以廢獨遺趾存而公之執戚蕭君者感公恩而葺之爲堂五楹以度公之所讀書而竣公之子孫來游者其進而三楹祠故言子游其又進而三楹祠故虞仲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七

一

雍蓋吾夫子之所後先推許以當逸民文學選而公之平生服膺而願學者也堂既據山之勝怪石攢屹而贄目清泉澆澆而薦耳修竹茂樹中外映帶其蒼然之色與石會而鏗然之音與泉會即公杖屨一再過亦爲之欣然忘返而蕭君謂不可無述乃屬余記之以示永永余不佞竊謂公之服膺而願學者既無如二子然虞仲之時當未有所謂書而其所佩習不過太王肇基之訓而長我勾吳至奕世而尚未能革斷髮文身之俗僅以一惻怛之讓而使天下後世曉然而推通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際有餘味焉子游北



學中國得夫子以爲之依歸而置其科於文學顧其推而用之於武城者其跡僅在於絃歌武城而精微則歸之道以爲君子小人之所俱不能外然則二子之爲書大約可知也嚴公於書雖無所不讀顧其好既嘗在二子及其業成而用詞科入中秘以寅恭佐人主格天下之化者十餘年而宰銓柄叅化機其獎進士類必捐遺金之被裘公行不由逕非公事不造庭之澹臺子羽而一時之格心真若化陽鱉而神龜削虎翼而麟趾者然天下甫能窺公書之用而公內不勝其讓歸其職於

天子而奉二尊人以安於

兗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七

二

鄉過者若以爲華胥爲畏壘而不知其太和至順之俗去言子之前而虞仲之後無幾也吾聞之

世宗

朝諸以禮樂遇

人主至輔相者自愛其稽古之

力而必侈其微時之所佔俾之地而以書院請

天子亦爲之嘉異而章表之然往往不及身而遂泯後之人至欲跡其地而不可得者有矣嚴公之讀書堂公不自名而一書生名之上不以藉

人主之

寵靈下不以煩縣官之版築與閭左肩臂之力徒以未剪之芟非刻之桷而巍然與虞仲言子鼎峙而稱三不朽焉於戲盛哉是舉也夫豈惟公之名與堂俱

永永即不佞與蕭君亦籍之永永矣公字敏卿嘗著其居曰養齋天下不敢以字稱而稱之曰養齋先生

### 懷德堂

懷德祠者何祠故諫議平湖馮公者也公舉進士拜行人奉使便便有僑盼風尋入諫省論亂中貴大臣直聲動天下出而一領望州再宰嚴邑所至號為神君而中厄於忌者竟挂冠歸公享壽七十自成進士迨捐館垂四十六年然為德於州邑以歲數之不過十之一二而為德於其鄉則十且八九以故甫公歿之踰月而諸生沈維鏡等若而人請於令願祠舟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七  
公於鄉賢三老徐燮等若而人約正方桂等若而人里賦長潘鈿等若而人塘長陸卿等若而人市人周粟等若而人鄉人孫昊等若而人鄰邑人朱寅等若而人復相率請於令願特為祠以報公令劉君異之為再覈其事咸信乃下教特祠祠公三老等則又相率請於令謂自黃髮而至髻兒齒而至齷者疇不食公德而以煩有司之帑願得一切共財力從事而會公之子大叅敏功太學生敏效聞之謂以先君子德而食報則可以先君子德而使諸父老昆季勤財力而從事則不可於是議祠地地取之家別業之趾議



祠祠爲堂三楹樓三楹其門室左施藥而右施茶咸取之家祭議春秋祠與茶藥費咸取之馮氏之肆稅而官民不與焉於是三老等則又大悲喜謂名爲報公而我曹不獲一供財力何馮公之善用德而二子之善用報也則又相率請於令劉君命其祠曰懷德而屬不佞記其事不佞公門下士也不敢以推不文辭竊讀三老等所上事大略云公居恒謂家居不計倪不可以饒不饒不可以伸志夫人富而仁義附焉故自其罷官而具少奉羨即以收棄田而治之皆成上腴又以其田入益斥置傷畝已又以其法教邑中畊者已又以其爲州邑時賦三則及助徭法語守令行之亡何邑田皆驟貴於是公喜曰吾可以爲德矣其首施則伯仲子姓有四時衣帛廩餼之供諸習儒者教之農者田之賈者訾之稍次施則五服之族屬其更次施則五服之親屬其衣帛廩餼之供遞殺而吉凶緩急靡不於我取之其最後施則邑之老者疾者無子者不能棺者叩之即響應而又推其餘饒築城當睥睨者數十雉城成而島寇絕不復窺修通都之土石堰十五石橋三十二浚陳塘爲里二十七築義塚以藁討賊之殤骨而封之又以其暇旌節義瞻

孝友假典禮佐有司之權蓋環公

居者可十萬

戶其大半食公惠其自罷官至捐館三十四年如一日矣吾聞之昔賢美前王之不忘而推其實第不過親賢樂利之被於君子小人而已今諫議公所為德僅僅一鄉邑然為之人者盡於前所云之二端而親賢樂利其被澤者迄今未已也夫安能遂忘公夫以樊君雲之工治生與賑贍不責報解訟焚券得公之近似而天之報之通侯者累世然未聞其仕宦善狀朱仲卿之歿思托祠於桐鄉而不敢望其鄉以鄉之所被德淺也公守吾太倉不再閱歲去今可三紀而

舟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七

五

士民今且議祠公公殆兼君雲仲卿而有之矣於乎賢哉公諱汝弼累官至揚州郡丞又以敏功貴封臬副而其大節著於諫議故特稱馮諫議云今劉君名士璦安福人有政聲

吳邑令宋陽山遺愛祠記

當宋公之自吳令入為御史也而吳人為之碑以表去思其辭為故吏部郎穀祥其又十五年而公以抗直忤世數起數躓而吳人益思之為之祠以春秋祀其記為故少參廷裸二公皆彬彬質文君子不輕為然可者也其又五載所而吳人益思之謀飾其詞而



問記於世貞會公有 新命以中丞節來撫江南而  
吳則其宇下邑乃逡巡弗果曰是於格戾且未可以  
辱我公聞而久之公遷爲南廷尉以去於是其父老  
相率而請於搢紳先生曰吾儕小人即一食息而無  
非公賜乃能竟忘公惟是諸君子篤親賢之思何所  
籍以不朽顧謂世貞益伸前諾世貞竊臆公爲令在  
嘉靖中其時 國家未有 宮室之事與南北備倭  
虜費鄉民坐仰南畝而修公家之歲額以爲恒然至  
一攝長賦則立瘠貧者破廬產徙簪鬻子而猶不給  
竄跳相屬即稍饒而辱者讎視其田田益賤畝不能

會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七

六

售數鏹直公擲拆其故久乃得之曰吾能爲若主於  
是計賦區區率百畝抽其五畝以助長賦者邑區凡  
三十六得公田萬三千畝而公又爲之正疆界擇主  
佃謹出納諸賦以重輕差次受助自吳邑行之久益  
稱便而旁大邑亦稍稍規撫公成法江南之不爲公  
田者無幾以故公去令而縣官有 三殿役南備倭  
北備虜一切以軍興從事大農少府水衡將作之使  
蝟集而有司尚能以下中之農支梧其間吾民亦重  
去其土間者一少蘇之畝日以貴數倍其舊矣公爲  
吏務寬平襁褓小民而治而至有所拊擊非胥魁即

上豪弊罔山積一閱立掃度後先令吳者困公私冗  
亡暇寢溲而公間則爲諸生講說經術治道慷慨節  
槩賢豪之風徵召文士爲詞酒游雍容甚都吳山之  
間燁如其色矣士民之所以交思而不忘有以也吾  
聞之朱仲卿爲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入領大農稱賢  
九卿然居平自謂異日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間  
其官則一嗇夫佐令平賦訟者耳豈非親民之惠愛  
深於公卿大夫之名蹟故耶吳士民業已及公而生  
祠之久而益思新之公亦安能不有意吾吳若仲卿  
也夫以世貞之辭豈能踰前二公即以不輕爲然可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七

七

足嗣耶於是公之舊屬兵使者王君異其言而請勒  
諸石公名儀望字望之永豐人嘗舉進士爲御史再  
長佐大理出治學政兵事最後撫江南有古名臣風

整飭兵備右叅政場谷王公生祠記

王公既用給事言得調去而諸屬城之搢紳大夫追  
思謳謠之總若千萬言亡何而幕府之佐吏將校與  
士民合而肖公之像於州鐘閣之室其將校復以私  
錢祀公於二衛之共壤又久之而成主魯君等復各  
以其私錢爲祀以肖公像而春秋祀之又念事久遠  
更代易亡佚相率而謁余文以昭公之惠于永永余



謂諸君誠長者不倍德顧王公所為德於若何狀試言之而試聽之諸君曰唯唯否否夫王公非以為吾曹德吾曹非以王公之德德吾曹而後報之凡吾所以德王公為三吳儲胥德也當公之至而倭警稍稀則見以為無剥膚其民狎敵而畏兵費三事大夫囂然謂省兵則省食節縮之說與懈廢相表裏而公獨憂之後先請於臺凡十五事俱報可夫王公非能不為省也乃不欲徒省其大要組練省而益精可以師餘皇省而益堅可以濤烽塢亭障之類省而要害益脊可以如率然餉省而益逮時可以如果然夫能使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七

八

士飽如果然者何也軍儲之有倉豪右黔猾每借以匿賦兵不時給給不半蔽而自公之得臺請一一從漕計告完士且不枵腹矣故曰如果然也何以要害脊而如率然也公所部自金山而北至圖山袤八百里緩急不相及公攝柘林青村之戍與金山合而軍川沙南匯寶山之戍與吳淞合而軍劉河之戍與大兵合而軍孟河江陰之戍與楊舍合而軍公又移楊舍將於江陰移蘇松將於金山移金山將於劉河移劉河將於崇明無警則分有警則合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故曰如率然也何以餘皇省而可以濤也夫福

蒼船者爲名美也薄而不能遠公所治沙船必厚郭  
堅柁崇檣重櫓而別製三翼之輕舸以左右之其哨  
至於千里而不虞潰故曰可以濤也何以組練省而  
可以師也公卒雖不多谿子少府射二百步之外淬  
藥機火之銳又在三百步之外類皆括蔽革抉劍盾  
之士跣跣科頭貫頤啖芮者始收之又時而鼓舞之  
蓋甲戌之役一戰而倭悉授首矣故曰可以師也余  
復謂諸君王公德盡是乎曰烏可盡也公詰盜而盜  
發輒震其捷若神至相率避徙它地去督漕而爲機  
發以致水三百里之澗立浸而漕艘以五日濟堡寶  
倉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七

九

山則不閔歲而城成屹然東南巨障瀆孟河則不踰  
月而河廣隱然則別漕孔道公所爲德于文武吏民  
非一吾曹被者若夏畦之偏澤而所窺者若巨嶽之  
隅勝耳夫焉敢以爲公盡也余乃曰善哉言也雖然  
以諸君不移德於王公則可以王公無德于諸君則  
不可余里居獲時侍公公恒言今一切以居平法待  
諸校雖州邑之佐能以氣凌之而出其上白簡之所  
彈射公移之所刺按日夜鬼伺驚擊而不休即諸校  
苟負材氣者安能洩忍抑首甘爲下也其洩忍抑首  
甘爲下者安能一見材也千里而奔蹏者安能逃於



寸目之綱也夫居平而一切裁之緩急而欲收其死力難哉以故王公強力而欲信諸君之長而掩覆其短它文吏之公為陵而私為中者公力紬之至階謫讜而不恤夫王公固不以為諸君德寧為無德而已耶諸君乃矍然曰有是哉雖然吾曹之祀公終始為三吳儲胥德而已余乃又曰善哉言也夫不背德厚也不私德公也祀以報之像以徵之文以永之詳哉諸君之為王公也公名叔杲字陽德温之永嘉人魯君名邦君名俱行都指揮事為戍主

金山建叅政陳公去思祠記

金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七

十

始陳公之去淮安守而視益部學也其士民相率尸而祝之曰公庶幾有以終惠我而公自益部叅政督漕事所治廣於郡十之九而分省淮安如故其士民大喜過望而公所以衽席之者非一弟用漕故徙治瓜州其日復得十之九瓜州之也亡守令受束約與郵傳共億前使者不勝其寂寂歲一再省視而已公獨徙治之即鮭菜不以煩市人歲省費約千金而別勒商舶毋繇它江道必取鎮鎮遂稱巖饒冠南北而公暇則延諸生秀才談說經術課文義彬彬奕於疇曩瓜州頰大江咫而近金山踞其中公

時時汎輕刀攝齊陟山頂之毘盧閣南望而覩千艘  
首艤艤上咤曰雄哉已而曰是黔首脂也得無勝乎  
北顧而千艘尾相銜而上咤曰雄哉已而曰是

天子所以資羣辟六師者也得無後時以貽簡書譴  
乎顧諸所以佐大僚筮國儲給而民不告痛乃西矯  
首昉連山鬱鬱雲氣中巴蜀三楚之飄檣自萬里挾  
落照而來東則海門滉漾愁天無際日月之所吐浴  
意甚樂之顧謂諸生黃明昌曰此何必減峴首吾不  
擬鉅平愴將如吾何蓋未幾而公以父臬副公憂歸  
瓜州之父老孺子不勝公之思謀所以祠之而明昌  
余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七十一

曰塵也湫而囂是不以辱公貌夫瓜州之觀江江之  
觀金山金山之觀毘盧閣閣故公所憇而興詫者也  
其稍上為懸崖方丈之地為室而貌公寧獨吾鎮之  
父老孺子時時寓香火即客之善吏者善詞筆者善  
為名者游而一瞻依焉將毋盼嚮公乎哉蓋祠成而  
謁余記其事余素辱公知又嘗一再登毘盧閣竊謂  
德于淮北甚深且巨今僅以蕞爾瓜州續而稱之  
以蕞爾祠而報之公雨露一勺而已諸士民毋亦斗  
酒一豚蹄而謝滿車之甌窶也雖然若士民既日思  
公天子方重公急公異日服除必開府開府必



在江南北而肺腑喉咽之寄以歲時行部陟茲閣而  
覲公像恍乎不知誰我將以爲瞿曇先生之自忉利  
而下覩旃檀也耶公名文燭字玉叔沔陽人明昌少  
能脫諸生穎自幸於公公間語吾識若不下王中丞  
之於魏懋權若能作懋權國士讎耶以故感而倡祠  
公王中丞者不佞世貞也

青浦屠侯去思記

屠長卿既成進士而所草騷賦詩歌之類馳騁摺紳  
間亡抗衡者或謂漢有長卿司馬氏與長卿不爲兩  
耶長卿曰我故不啻兩當司馬叱豪時我則且脫藁

弇州山續稿

卷之五十七

十一

矣衆乃復稱長卿敏而欲難以所不習繇選人得穎  
上今穎上効邑也其民貧而吏拙長卿一搖筆而理  
解再見顏色而攝吏若神明民之慕愛之若赤子之  
戀乳哺而不忍失也長卿所爲文章益富刺史上計  
最而松乃有青浦者名爲巖而新其田乃割華亭上  
海之會多下中錯又多交關匿賦而其民又益以嘉  
定崑山之二垂有徭訟相率而互爲通數前令僅三  
人兩以不振去而其賢者亦僅孳孳奉公牘而已不  
能有所振刷長卿既以才調其邑豪相戒匿而窺長  
卿之張置長卿故爲一切長者甫至大霖雨諸堤且

就潰長卿朝夕蔬食袒跣禱晴而間行民間使益土石於堤以捍之手裹縵鎬勞其勤者而囊粟以資匱者又爲文責數神且願以身當歲讀者爲酸鼻是夕霆震雨亦爲霽而民間諸堤皆堅好比秋諸比邑災獨青浦不受災而臺使者大興水利當農時悉偃赴河長卿持之曰治河以利農也而先奪其時何以稱利召三老率而子弟就鋤耰有我在毋患也蓋農畢而河事亦就緒復議大均田長卿謂青浦苦賦重而田瘠諸賦浮田者三之二稱者僅一而田浮賦者無幾我將爲民減賦耶將爲縣官益賦也自是青浦賦

不復益使者亦不能以格繩之邑故有田非不毛而農不任畊相率徙避它所田幾類甌脫長卿捐俸以倡諸豪使各貸旬貧農稍稍歸復矣又樹營室各城門之號而居諸鰥獨者其又老疾不能自爨始歸養濟院而以時食之質庫有敝衣不售長卿爲餽薄賈而收之亦歸養濟院而又有餘衣則給獄囚之裸露者曰藉令彼當死法死耳我不忍其生凍餒也廣文王老者廉以病卒翼舍長卿哭之割半歲俸以賻它寮佐罷官不能歸無不資長卿橐而長卿又折節文士往往有所餽贈如某子甲輩踞上坐而責美酒梁



肉供我彼臨叩令何若長卿唯唯謹然不以毫髮累  
邑人故長卿之居令垂四載而俸十九入公家與待  
客用相半居所以奉大夫人一簋肉一簋魚羹退與  
其婦對厭藜藿而已最後當上計吏以故事進悉却  
弗視所齎持不能數十金而客及吏民送者至蘇而  
長卿不忍其誠悉分予之別從它郡俠借貸乃得發  
部使者累以卓異聞始擢禮部儀制主事於是青浦  
之父老在野者曰得屠侯我且得飽而不聞胥僮之  
號呼以恐我在邑者曰得屠侯我不日耳椎朴聲即  
聞耳之而無稱冤不平者吏及三伯曰事屠侯無他  
舟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七

四

苦苦貧然至今不遘覈按而薦紳先生則謂屠侯仁  
心為質備有禮樂廉惠特其小者乃謀為之樹碑以  
志去思太學潘載甫出應曰善我任碑而侯所最重  
客曰徐孟孺彭欽之曹重甫其所最才而寃為出奇  
以拔之者曰諸生郁孟野相率狀侯績而謁余請記  
余謂諸君子之嚮長卿若何曰吾故重屠侯才乃者  
知其有才而不盡用之為難夫使屠侯盡用之將必  
有鉤鉅出沒之算耳聽目視口辨手揮之敏以聳動  
羣聽使可稱說吾今乃司之十固不發二三耳此所  
以為難也余曰子知長卿之不盡用其才難不知其

不盡用於今之時更難也且夫子不聞漢武宣之侈  
霍子孟用事以持法刻深為能魏丞相繼之而加察  
故趙張尹蓋之徒勇於取循吏跡而失其意而所謂  
中牟密縣之効未展見今者長卿之令青浦時寧直  
子孟時也天下靡不窺測政府方寸賦歛之取盈刑  
罰之取重簿書期會之取速驚擊毛舉之政成而循  
吏接踵不知其於國家元氣何如也長卿之所為盡  
在閭閻單赤而已苟可以得上知而不必為可以得  
上怒而不必不為有所中忌而不必沮有所中譏而  
不必避此長卿之所以為長卿也當長卿之治潁上

舟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七

十五

而以書自通余累數千言遂定交既來青浦復從王  
元馭先生游人或謂長卿毋近名乎長卿曰吾知吾  
好而已何知名已而有快王先生及余於政府者語  
且及長卿人又謂名得無損乎長卿曰吾知吾好如  
故耳何知損於是乃益稱長卿賢謂以密中牟祠而  
祠司馬文園不亦洋洋哉長卿聞之復夷然曰吾得  
事元馭之家壘陽子以一切皆贅吾何知三君長卿  
名隆別號赤水所著書成曰由拳集余記草於甲申  
之春而諾於癸未臘月時猶未謝筆硯也

朝列大夫前懷遠令信陽何公生祠記



蓋何公之去懷遠令而承德安郡也寔嘉靖末云公去無何而邑士民謳思之不已則立碑以紀其績久之而其思又不已則相率構祠以祀之方是時何公里居無恙也既構祠而其士民從學官博士弟子請於臺使者邵公胡公曰在職而立祠若碑者有禁何令故里居非在職者也徵其所謳思則後令教之爲記也邑人泰安守檜鄉進士良之爲敘也鄉進士猷生之爲問對也尚書郎秉陽之爲詩十也金吾擢別駕夔綸太學桂等之爲詩百也田父里婦之爲謠三也蓋彬彬然兼質文矣於是士民復言曰不腆懷遠下邑賦也往者四鄙不勝求相率而徙去空其地若甌脫然何令至始招徠之稍稍還集爲精心恤其隱而補其不足歲時勸課農桑勞勞扶惰顛雨雨澍撲蝗蝗滅民帑復稍稍實矣以秋報輦輸庭爲財其緩急而先後之輸畢當受役復裁其緩急而先後之諸粟米力役之征以次辦治而不告困乃新學宮而優其弟子曰是選於民者也則又優其搢紳而禮之曰是選於士者也俗故媮乃爲禮教嚴規條相戒飭曰所望於大夫士以先吾民而風之者也萑苻猶不時警乎耳令威則銷兵爲畊耒矣籬金居間者譁乎耳

令廉不待望車門而却矣何令之爲懷遠也且五載  
部使以卓異旌累上而累報聞最後得承德安亡不  
以令高第當入備諫察不則亦郎署丞於格少次不  
當乃何令怡然自如也丞未幾飄然致其事歸絕口  
不名功天何令不名懷遠功懷遠之士民胡可以不  
名何令功也於是邵公胡公曰然則捐贖鍰小資之  
毋盡勞吾人蓋邵公滿而崔公爲代會報祠成崔公  
布書幣使使渡江謂得不佞言以文麗牲之石昭何  
公永永余不識何公然嘗識公之父大復公文大復  
公以行誼風槩稱弘德間其文遂能振六代之凡而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七

七

成正始何公故少孤當盡讀父書否耶何清惠爾雅  
之用章章如此也竊謂三代以上立德與功言爲一  
而五臣十亂各以其業顯非有父兄師友之素其合  
而爲一固先天之盛萃之乃孔子之諸弟子雖產周  
末日得至聖以爲之依當亦無下三代而由求不能  
通文學游夏不能通政術者何也說者以爲非不盡  
通也謂各據其所重而言之也令大復公不蚤夭亦  
何下顏閔其關中之政庶幾見一斑矣何公之以政  
術顯也據所重也吾懼世之以文苑循吏狹何公父  
子也故論著於此若何公之所繇祠見前矣何公有



子曰學士洛文大史洛書方修其大父業重 朝廷  
夫大復公不盡食德而以貽何公何公又不盡食德  
而以貽二子然當其所自致聲則自享之以此示懷  
遠之士民於伏臘之日讀之庶有以慰哉何公名立  
別號小坡汝之信陽人以鄉進士來邵公名某胡公  
名某崔公名某俱以進士來

重建言公祠記

舟州生曰吾郡蓋有言公祠云言公者郡下邑虞人  
也諱偃字子游昔在宋世紹隆先聖之統而公以高  
弟子得進爵吳而至 明世宗朝罷吳封稱先賢

舟州山續稿

卷之五七

六

言子其祠故在虞載之祀典而在郡者前守令因民  
之懿好而別為宮顧雜市囂而處且湫隘不稱今少  
師申公汝默嘗讀書其中而陋之既貴謀所以稱公  
者問地而得一巷故名學道愛人喜曰茲地也非公  
之所嘗從事類居肆者耶抑何默聆標著若此也乃  
大出賜金斥買故社學及傍地庀良材為堂五楹兩  
廡翼之戟門屏之傍飭丙舍以塾受經者郡邑守令  
相顧跼踖自責師帥之不稱何以辱我公願一切任  
費少師公不可既成而貽書世貞山中曰子為我記  
之世貞伏觀乘志吳之先太伯固以至德三讓天下

第篳篥而來因循故俗不能遷有所移易其國至壽  
夢而始大然與其三子相禪以武德則不競而日尋  
于干戈季子札始復以讓成之因北使中國以觀十  
二風之盛著為詠嗟蓋彬彬矣不三紀而公始復游  
吾夫子之門獲聞性與天道之槩而記魯論者列之  
文學之科自是二千餘年而吾吳之文學遂以鉅麗  
闕爽甲天下其黼黻童施足以表盛世之象而有餘  
識者謂季子僅嗃矢焉而公實廓大童明之其功有  
不可掩者雖然公之所謂文學也將今所謂文學而  
已乎哉穆叔有云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吾夫子之門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七

九

固未嘗岐德與言而二之公之視顏閔若少遜其文  
學不必不通于德行也記者即所重目公耳不然而  
武城之郭絃歌之聲藹然而學道之對卒不屈於夫  
子之莞爾子夏之門人於樽節退遜亦既雍雍矣猶  
倨然而命之曰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嗚呼是本  
也豈今之所謂綴聲偶韻屬事儷辭以苟就世之耳  
目而已乎哉蓋不特孫卿子之所譏稱即以語公公  
亦賤儒之矣少師公世所推以文學衡世者也然不  
自足反而歸之德行以其所蘊藉佐明聖主斟酌  
元化與民更始夫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

高皇



帝之洗去狄羶視太伯何啻萬萬德之積為百年者  
兩矣以 聖主之敬承而少師公與二三喆輔毗  
贊之其視當時何如也亡論季子論樂歸而不獲伸  
於其父兄即以公之賢得夫子為之依歸而所謂絃  
歌者僅施之蕞爾之小邑 聖主方垂裳而聽少

師公與二三喆輔

郊廟之典尊尊親親詩歌樂律

金聲而玉振之又何待哉世貞老自廢辱少師公推  
轂而不能應又不能通一介之書以謝而少師公命  
之記公祠豈謂於公之道少能窺見一二毋亦以其  
拘方自好庶幾澹臺之末節而或有當於公者故畧  
述公文學之所重且推公未竟之志以屬少師公不  
知少師公以為何如也

兗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七

二

分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

王文靜先生祠堂記

錫以文獻冠履天下而其邑王子裕僉事先生尤較然褒然者先生以上壽卒而門下客鄭坤陸祥旭夏曰校盛盤等百餘人相與追述遺德而請謚之曰文靜夫六以先生之爲德不易屈指數乃若威鳳騰苞章施末俗鴻冥高蹈釋躁夷競吉祥止止斯其大都

分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八

一

剖即使太常標議諸吏文學覈之何以異旃而先生故游慧之西麓爲方伯秦子成地蓋嘗撫孤松而樂之徬徨其下不忍去因乎貌其峭蒨偃之狀於圖而目之曰亨逸老人明非秦五大夫埒也客既以謚先生則謀所以祠者曰安所得地乎於是秦君聞而致地曰先生志也客庀此力而薦之先生之子孝廉君曰未可以繁我里父兄將爲其後者何而客益效其警與力孝廉固謝不可則爲東之曰毋過侈蓋不日而堂巋然無藉丹堊潔澤靚深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因深爲池平橋跨之因高爲臺雕楯戟之祀之日



客相孝廉羞以陽羨之莠若蕙沃以慧之第二泉靈  
颺肅然悅覩出入光景徘徊疑盼疑饗而所謂高逸  
老人始儼洛如侑公父之風謾謾來左右披拂又如  
侍祠而奉掃除者客乃謂孝廉美乎先生之志將少  
慰我於是走謁不佞俾記之不佞少則習先生事先  
生篤學砥行爲閭里師壯而登朝媚吏治一旦以供  
奉家太公故棄其節綬於未艾之年服勤養志孺慕  
不怠晚益自適輕舸短屐放浪於寶界湖山間朝有  
吟諷夕貴臨川之帑手墨猶潤羣虎吳蚺之練尤精  
畫德肩美文沈散騎五長台州三絕映帶勝流芬芳  
舟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八

二

異域從心之後沉冥高引往往稱病謝客客益慕說  
之以故望其廬則亦以爲祠宇思其人則若以爲異  
代而追先生之亦容客故不能遂置先生蓋觀先生  
之祠宇又若以爲其廬瞻先生之肖貌又若以爲猶  
在不死也先生之生死不於世如此哉吾聞夫去先  
聖而西有延陵季子祠者自其歿于今二千餘年  
矣而播於人口若新彼其誓國風陳先德纏纏洋洋  
固一時人文之極而讓王於諸子姓不涉鄢郢之  
鄭退不蹈胥聖之僂優游大壑其爲靜孰不焉然而  
未有以是易名者今用延陵祀先生有如以先生



稱稱延陵永永並著於錫則豈唯錫之光實江右奕世之休先生諱問子裕其字孝廉君名鑑仕爲吏部郎其大槩操行如先生

工部郎蒲坂王公靖變記

萬曆壬午之三月錢唐悍卒以餉之削額也擁督軍中丞於軍而環噪之且將甘心焉時冬官郎蒲坂王君子牧以權稅寄治南關聞而赴之從者曰請毋驅是未易測也王君曰驅之以戎往則不可以好往何害且彼不吾讐也遂入軍呼其魁前而數曰若識我乎我權稅郎王某也家大司馬公嘗秉邦政矣以片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八

三

紙解北單于之辦而惕息請命不暇何有於若曹若曹怏怏爲削餉額耳中丞朝奏聞而夕報可復而額不啻轉圜即餉不及額所虞餒餒不至死也今以一不快意故而甘心於中丞公有如天子赫然

怒發十萬之師南渡江若曹族立赤矣族赤且被惡名衆有識王君者曰果權稅郎也是廉而有惠政時時從商旅謳謠得之矣其又有稱王君者曰使君嘗爲我曹請復餉額於中丞中丞自不許耳蓋王君先時探得悍卒籍籍以意風中丞其人嘗聞之故云自是圍稍稍解而臺兩使繼至遂以中丞免其又二月



而中丞出候代領吳興市人子徂亂卒謂縣官必不能正法相聚爲剽劫火光燭於天王君復輕輿出入竿旗矛矜間反覆開諭其人雖不能盡聽亦不敢有加於君而會新中丞張公至君入謁頗爲言其情狀因從吏張公發兵捕誅之事以大定張公既用平亂聞上獲殊賞而心義王君功乃復特具疏請旌君部以非君專職格不行俄王君得代去則錢唐之大夫吏民相率而請太宰仁和公紀其事於石矣張公之友王某病廢居吳中雖謝客然頗以比壤虞禍及數數問南來人稱張公之功十而九嘗爲志之稱王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一

四

君之功十而六而未有志也今年冬錢唐之鄉進士某等若而人諸生某等若而人相率造余居列王君所以乎亂狀甚悉余謂徵諸賢寧不知王君余故嘗以通家子事太司馬公往者北單于失其孫左大都尉掃諸部壓邊境大司馬置大都尉股掌間俾爲雉媒以籠北單于遂盡削其威暴委身奉琛稱臣者再世矣此其功視魏卿絳之和戎郭尚父子儀之輯回紇寧童埒夫魏卿之子爲舒惑於樂盈之誘車成列矣賴范鞅之言而後定汾陽之子爲昕幾縱其卒而肆於邠矣賴段秀實之言而後定不然則魏郭之勛



其與存者幾何今王君不重愛其七尺以片言而再定錢唐之變夫豈惟無隲其家聲已哉於大司馬蓋有光矣今夫不治卒而使卒信之如著蔡其權政爭也非其責而任之於白刃之林而不避其爲國專也一言而杜羣黠之口使唯唯其辨勇大也其不賢於魏之舒郭之晞萬萬哉即詩書所稱于城腹心及世濟其美又何多讓也王君名謙萬曆丁丑進士自權稅郎未幾以賢擢吏部爲忌者所構邊尋事自入兵部今爲武庫郎中

遂初堂記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八

五

遂初堂者何臬副王公育德與其弟大叅陽德之所重建也堂何以名遂初志初也甚矣其不易遂也王之初自台而徙溫之瀕海曰永嘉塲塲故多豪其甲第棟相接者數十里而獨王氏爲最盛王氏之爲世者十二爲見指者以千數而獨二公之王父溪橋公爲最盛溪橋公卜居于橫塘之右有二子起家佐名藩師大學彬彬一時名臣而佐藩者東厓公是爲三公之先大人治第於郡治之墨池坊徙家家焉其處者自若當是時王氏之宗有祠而二公之故第猶有堂歲蒸嘗則以時至聚其族祭而後成享脩先大人



之束約而規之肅如也其避郡囂則以不時至伯仲相與致德論業怡如也即二公名雖徙爲能無廢其初者而會嘉靖間倭暴起海上勢且迫諸里中豪相率避去而獨王之老與其壯者不忍其桑梓而起徒兵攻之其前茅數利見以爲可完保而陽德獨憂之自郡馳謂曰戰危事也不可狃狃而得敗焉亡噍遺矣盍築城以爲收聚乎其壯者不聽而亡何果大敗前茅殲焉賊束芻而焚之廬舍半燬既退乃相率哭於祠謝陽德曰苟用子之言庶不及此也陽德奮然曰雖晚矣猶可及我而存其餘乃請於育德据溪

以爲險捐藏金者萬躬奮鍤之役以城城成而墊不能奄橫塘之故居會其中有隙地衆以爲二公德曰微伯仲吾等不獲有此今寘吾等於安而棄伯仲於危可乎日從吏育德俾與陽德築第於其隙堂之成其壯麗有加於舊而陽德方游宦不及落育德乃貽書曰自城成而倭至仰望之若崇山也叩之若立鐵今倭且平矣堂成而吾幸以獲乞身先之悉徙郡之實與圖籍其間猶夫溪橋公初也吾之父兄子姓晨有疑而質吾於堂夕有緩急而籍吾於堂而亡弗應也蓋不必俟蒸嘗而始見之其又猶夫溪橋公初



也藉令城不時成而族且散而之四方矣吾兄弟苟  
即安於郡而堂之在橫塘右者且委之賊吾東望而  
徒丘首之悲而不敢復其何有於吾初敢名堂曰遂  
初而俾弇州山人記之余謝不獲請則謂陽德公亦  
知夫先王之制乎哉自同里爲井其極至於死徙無  
出鄉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蓋五畝之宅未有輕棄  
其初者以周德之盛宅是鎬京而卒亂之曰豐水有  
芑至七月之詩於爾風三致意焉夫以人主之力與  
周之盛未嘗頃刻忘乎其初而竟莫之遂也東遷之  
後依晉鄭以希一日安於宗國邈矣而眉山氏策其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入  
必不振然至其自爲計則有取於延陵季子之羸博  
且宅常而夕墓汝杳然無復蜀土之思何耶然則育  
德之名此堂其上而獲遂於周下而有初於眉山氏  
遠矣故敘其所以而勒於石俾爲王之子孫者世世  
守焉

怡怡堂記

嚮者吾取友於中原僅二人焉而皆新蔡而又皆張  
氏其伯氏助父弱冠取甲第名震海內獨於官數起  
數躋露拙宦效仲氏見父爲諸生有官棄去弗顧顧  
獨喜爲詩詩名與助父鴈行而皆不耐爲骭骸舍世



好而擇其類已者首得余而善之見父至置余於師友之間一日造謂曰不穀受箸於先君子而始有此堂也微伯氏孰與授成哉不穀即不獲奉先君子於茲堂然亦幸而獲稱爲仲以從吾伯氏而又有叔氏在敢一日而忘我兄弟請額之曰怡怡而屬子記之余竊謂見父之所取義於怡怡者寔出吾夫子而余初嘗疑其說以爲朋友之切切惻惻豈其不當施之兄弟哉是將不欲以義掩恩耳夫父母而有失亦寧廢其爲幾諫者而至兄弟獨能曰怡怡也要之父母之分尊尊則不能以意通朋友之分踈踈則不能以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一

八

幾示居兄弟而日夕相與爲怡怡是謂太和之極也即內有僻念何所取萌外有僻誘孰從取投哉且又可以意通而幾示賢者無行而不與不及者無適而非師是則怡怡之効也見父既以善余說而謂余昔者竒章公有兄而無弟永興公有弟而無兄楊太保氏謹而長者亢陽道州氏洽而少者流此皆未既於吾所謂怡怡也吾今得子之一言請與叔氏奉而脩之以俟吾伯氏叔氏者字 父今尚爲諸生有聲

澹然菴記

我師觀察使季翁七十而署其燕居之室曰寧齋又



四年而別築室於里第之後圃圃不爲藩編棘而已  
步武無異卉木蒼髯綠筠而已室無翼三楹而已屋  
不施聖彩素楠而已中無它設一屏一几一榻而已  
案頭無雜裘周易中庸金剛圓覺黃庭道德諸經而  
已室成而更署之曰澹然菴人或謂季翁寧以致遠  
澹以明志將毋武侯之遺訓乎哉而胡以役役世間  
味至從心始悟也世貞曰不然是澹也季翁固恒有  
之夫翁少而爲諸生而自奉諸生也及成進士宦中  
外至二千石而自奉諸生也任不必競員耕不必廛  
地寢不傍膾食不再肉飲不再葷終其身以爲天下  
之味無以加者季翁恒言曰世之所謂醞釀沃腴足  
於五官之用而快於心志者是唯未得之則若媿然  
一得之而猶嚼蠟矣及其稍過而損我稍憊而障我  
則猶之乎配毒矣虺螫矣吾方以爲禍本而敢快之  
是狗且吾聞之澹而不厭者其德也澹而無味用之  
不既者其言也以此而交於人則若水也以此而交  
於天則玄酒不齊大羹不和也以此而爲天人糧則  
琅膏玉霜也蓋天下之至味舉無以加於澹者是故  
經云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亂神明胎氣零迨其以澹  
而得之也則曰五味皆去正氣還正氣還而吾志湛



然明矣根塵之引不接而太宇定吾宅又胡弗寧也夫季翁之爲澹久矣晚而始以是名菴而世貞始以澹之說進可乎否哉今夫味至澹極矣別味至於藥王極矣曼殊室利猶得而擬其後曰因味生覺了味亡了無有云何獲圓通然則味必至於無有而後謂之澹澹必至於忘而後謂之道菴雖用澹名必至於無可名世貞雖竊爲之說必至之無可說而後庶幾乎名菴與記也季翁莞爾曰有是哉

幻景菴記

去吳五十由旬而遙爲豫童國中有長者曰朱宗良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一

客逆路底迦過居士曰長者蓋有羯磨室云其陞入黃泉而杪造天七重寶樹以爲欄楯前磔後房音相聞而不相覩左右周廊步武所不能計中有百俱胝像摩屈頗梨以飾幡旌紫磨直金以爲軍遲鍵鎔具葉梵文吾不知其幾千億夾而最後路迦耶芑芻曰不然吾以分衛而造長者長者延之其室不過容膝而已中設一几一榻而已主人喀然而坐徐啖我以脫粟已而咀之悅若芬苴之自香積也已四矚之又若阿僧祇獅子座臚次而不相碍也已不知主人之爲我而我之爲主人也出而許之猶夫一容膝室而

已然則嚮者逆路底迹所傳幻也居士听然而咲曰  
子所見陋真耶幻耶其侈而以爲廣麗幻耶真耶昔  
之所傳其果幻耶子之所得其果真耶吾請以質之  
長者長者報曰不然其侈我者幻而陋我者亦幻其  
別真幻間者亦幻吾固以山河大地依幻立者也而  
况一室依幻成幻者也室中之身其我也耶則幻我  
也凡我所現六塵綠影皆幻影也且吾生而齷齪而  
童以至於壯且老所歷之景若泡夢焉露電石火焉  
吾不知景之去我者幻耶未來者幻耶其刹那之屬  
我者幻與非幻耶景之幻我耶我之幻景耶孰從而  
辨之且夫後先二人語子者皆幻人也雖然子姑爲  
我幻言之而我姑幻聽之居士乃復听然而咲曰子  
既以爲幻而我復以幻進可乎抑吾聞之師知幻即  
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子其覺而離耶抑  
離而覺耶居士復報曰始吾迷而真吾幻也既吾迷  
而幻吾真也子以佛世尊之言而覺我乎覺則何所  
事言乎哉然則子之傳於佛世尊者亦幻語也子亦  
亦幻人也夫豈時嚮語子者也雖然姑志之以俟後  
覺者



喬峰者信陽王太史公所名亭也何以亭公之西園  
有玉門暉章之二樹樹焉其下幹相距武十而近其  
上枝庇畝十而遙其下若比鄰而上若互有室退者  
若交讓而進者若交驩美蔭磅礴烈炎不侵公憇而  
樂之壘石爲臺臺不取矩緣趾而已構材爲亭亭不  
取向緣臺而已亭成而昉名之曰喬峰美其樹也何  
以峰蓋太史公之言曰不佞嘗使關中登華嶽絕頂  
下宿青柯平夜半起望三峰爲三巨人自肩以上蒸  
雲封之亭亭車蓋隙月微射如破萬葉悲風因之颭  
颭砰磅洪濤翻空疑雨疑霆倏忽莫踪蓋余爽然而  
快已凜乎其忡忡者歸而凝思未儻其境也乃者得  
之吾亭吾高春而仰望不能得日夕不能得月伺其  
出沒東西迺得煙霏曖曖與頂交翳爽籟橫度逗而  
成聲颭颭砰磅幾希乎青柯平昔之三峰寧非樹耶  
今我二樹焉知非峰耶曰亭之樹而峰也肯哉雖然  
夫峰也何以喬太史公之言曰吾以志吾樹耳茲樹  
也吾高王考之所手植也蓋二百年於今矣與食邑  
相終始不衰夫峰言象喬言義也於是余乃進曰公  
知三峰之所以喬乎茲峰也巨靈氏之所手蹠也蓋  
億萬年於今矣其隄削而上六千仞是天地之喬也

茲二樹也其植不過二百年而自頂放踵不能過百尺是家之喬也夫九萬里扶搖之大鵬而方以僅尺之鷄爲逍遙游一也雖然太上立德溢爲立言超華而尊與嶽等堅是爲太史公之喬樹耶峰耶何足以肩

白業堂記

白業堂者故講師朗公所立也朗公之同母兄曰祇園俱少而離俗負大智慧三藏經論總持若橐復相與叅五臺伏牛諸耆宿爲秀法師上足尋駐錫於杭之碧峰山當是時祇園振法席而朗公佐之墳麓倡

弁州山續稿

卷之五十八

十三

和不爲異宗方之世親之始殆有間矣祇園示寂法席愈盛諸襯施雲集朗公不以充衣食供而買地碧峰之址大約畝三十而微剪棘夷塊中爲堂五楹左右淨室翼之後爲齋厨浴廡四周高墉曠潔靚深竹樹匝列陰森蔽虧結夏解夏毋非安地時郡守新都吳君詣公室而樂之顏其楣曰白業志淨土也夫業不過二端淨穢而已諸淨行種種深淺不一而皆歸之淨諸穢行種種深淺不一而皆歸之穢淨而至于白所謂純潔無疵淨之至者也然猶得以白而擬之以業而證之即令不思善不思惡了悟妙明本性無



法可修無佛可作何白可擬何業可證哉明公未五十而示病現化其門徒真相如蓮性印奉遺體瘞於堂之前而塔焉因介王徵士百穀來請記余舊嘗識公頽哲而長面若滿月每升堂說法巍巍金山海潮之音聽之驚悚密意殷勤惟余是屬余今安敢辭第明公之業余不能深窺其趣而爲之弟子者羯磨精進毋替明公之志以無業爲白業可也夫堂則一幻地而已矣

無住館記

余觀處者垂五載而不能盡廢客與家遠者誘耳邇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八

十四

者誘目不得已而謀徙之深野兒騏於故居宅之西偏誅茅輯荆而處之屋凡三楹不斷不飾皆仍其故後設靖室奉大士聖祖仙師方廣不盈丈以資焚誦而已中楹洞虛籠白鸚鵡一頭右楹空之間憩剪頭雞左廡蓄馴鴿十餘頭賦之餘粒以下鳥雀翫其飲啄庭中鑿方沼延袤各五尺許蓄金魚十餘頭亦玩其涵泳而已傍鑿二井以救池之渴雙梧蔭之其陽二玉樹翼之池之南五垂柳依之其又南與左右則側栢列直以資服餌而已左楹稍寬甬其中一几一櫃貯易老中庸金剛楞嚴維摩數卷又左爲耳室

二僅可容膝其一置一瓢一笠一衲其一置一寢榻  
又左轉爲龕室小又不能當半三時跌坐而已寢室  
之名曰慧觀慧觀者吾師曇陽子所示偈語也於茲  
寢矣覺之使不昏也龕室之名曰來一來一者亦師  
偈語也一者何即重陽子所云五行不到處萬物未  
生前是也來者何吾一之所自來也於此而思所謂  
來一者而後吾之空不頑也總而目之曰無住館兒  
騏請曰始者以夫子之築沈沈矣捨而去之而棲於  
弁山之北庶幾以爲欲界甲焉又捨而去之而棲於  
恬澹之觀夫恬澹者其名美也而又爲人所跡逐傷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八

五

其實之不稱捨而去之以尋遂初而得廣莫之野今  
且復有畏耶將無住之謂何余曰爾烏知無住耶嫗  
吾語汝夫五畝之宮以寓吾七尺之軀者是境也萬  
境之一境也境日來於吾所吾敵應而已不與焉彼  
不吾住也吾與其來而不與往吾不彼住也而後生  
吾心故曰良其背止其所也是無住之住也非住之  
住也嚮者數徙而所不安居以有住耳今者無住而  
無不住也而汝疑之者汝猶住住也真宰從傍咲曰  
辨矣子數徙而子之居窮矣而師而不將也雖欲無  
住烏可得耶固然子老矣而不能籍而師之一才圭



吾見子之蝟甲也朝菌也雖無住又烏可得也余無以應也拙其理而不能不收其言併以記無住館

### 來玉閣記

由弇山園之背竇而入復轉而東得一長廊其下俯水而面東弇會積兩廊潰稍改其中為小閣凡三楹啓扉而眺則東弇之古樹叢花峰灘亭樹之勝一覽而盡其西可以得中弇背又西可以割西弇之頂毋論文漪倒景直益益中物汪司馬伯玉過我凡五宿樂之甚乃曰我茲去歲必復來來則宿我閣是時山記成而閣獨未有名伯玉謂吾故家新都新都據吳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八

十六

郡之西垂曰西來閣可也余笑謂游者覩其署不以爲什公且初祖達磨耶而會伯玉方醉墮唐若玉山因請名之來玉謂伯玉字也伯玉大咲拊掌曰善亡何周天球公瑕過我因乞以大篆署之而李郡士牧畫閣之三壁有岷峨雪山一堵頗雄麗伯玉即不來此壁亦庶幾焉同雲之頊彌漫散墜檻外諸峰巒頽仰凸凹與屋中將照耀如玄圃積玉又不然而園之西三十六里爲馬鞍山亦曰玉峰秋杪木脫西弇之頂可掩而有之暇則浮太白延焉以代伯玉亦何所不佳雖然伯玉聞之將以我爲善移好也作來玉閣

記

開先寺寶墨亭記

大江以西山之最勝者曰匡廬匡廬之最勝者曰瀑布泉而開先寺獨据山之要以當泉之大觀是故寺之最勝者曰開先開先之傍刹最勝而高者曰鳴鶴寺由鳴鶴而稍西遂得瀑布諸雙劍香鑪文殊峯之勝拱之又最勝而高者曰太子讀書臺故南唐中主璟貳相時寄跡地也有石砥平而立高丈餘衡三之中刻宋黃文節公庭堅手書七佛碣其左爲明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破寧藩而歸勒以紀功者也文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八

七



爲閣翼之潤筆之鏹涸而不足稍稍捐奉廩繼之其  
又不足則南康盧守整伊令堯夫亦捐奉益之蓋敬  
美移佐臬而後報成事于是名其閣以張曲江語曰  
紫氛名其樓以李供奉語曰雲錦謂亭之庇二公刻  
也名之曰寶墨而皆手書以署又謂茲亭也其始事  
且又潘公之所顧屬也歸以告余俾爲記始末余故  
嘗讀所謂七佛偈者雖後先人人殊大指以人受生  
無相中幻而成諸形象又即所見幻而成山河大地  
舍宇食服之類一切掃去而歸之空黃公既誤以爲  
實而書之其書之石又誤而欲父之吾子與潘公又

誤而亭以庇之今又誤而以黃公與文成公之墨而  
寶之是幻也且文成公之稱嘉靖我邦國也亦偶然  
而舉之舉而偶有契而觀者乃以爲神奇是又幻也  
敬美曰不然子之所以破吾寶墨者以七佛偈旨也  
是偈也其前者凡七壞劫矣孰從而傳之曰釋迦傳  
之也曰若能知釋迦之前而受之七佛耶七佛者今  
猶在而授之釋迦耶吾之所謂幻者猶執實也今子  
乃欲以幻而破吾幻何也予不能荅弟謂敬美子姑  
以子意名之而以吾意記之俾後之具法眼者以實  
而破子實毋論諸稱墨者不必寶即茲偈亦不必墨

子之亭亦可無作而亦可以無墨寶名予亦何所用  
吾記哉雖然黃公能奉佛者王公能印佛者果有知  
而不予言謬也以是記可也

蘇松游擊將軍范君去思記

文武之道若陰陽然相藉為用而其勢恒相低昂  
高皇帝以諸功臣力定天下事右武而會承平久漸  
以不競而東南為尤甚至嘉靖壬癸間島夷之禍起  
廟廊之席爭抵掌談介冑而武士亦乘間以重至有  
離疏而奪將印援戈而獲蟬冕者顧其人不必要廉  
潔也事至則折節而聽之惟其所欲為事定則持三

弇州山續稿

卷之五十六

十九

尺而倚之甚或深文以中之不令其得善去迨久而  
成故事小關節者則飾以為汗巖馭者則飾以為酷  
不能委靡者即飾以為跋扈守令李官之牘晨入戟  
門而臺使者白簡夕上矣白簡晨上之尚書而夕報  
聽矣吾自始解青州節以至今若干年所覩見大將  
偏裨而下幾數十百人不善去者十恒居七八於不  
善去而真為不善者十不能二三吾未嘗不為之扼  
擊歎息也雖然未有如范將軍之寃者也當范將軍  
之始至而帥劉河也儒服緩帶以一刺謁余坐而談  
天下務余時病不能盡酬對然稍覺其異姑謂之曰



子會稽人也范少伯非子之先人乎哉其所受計倪而南極越之秘言亦肱篋誦之否將軍唯唯復謂曰子今治吾吳吳又子之先希文鄉也彼臆間有甲兵所以北禦夏人者亦心受之否將軍曰唯唯既別去無幾而有稱將軍善爲軍政者非一然其大較所得士必選勤習戰射申明約束司農館金至必呼卒而面受之絕甘分苦勞逸與共病爲醫藥死有棺槨度汎暇輒課其能耕者擇海傍甌脫地耕之軍儲亦稍稍充不盡仰縣官而居人雜吏卒而處耰鋤矛盾之用相馴狎而不覺凡有所建白皆堅久利便臺使者

之戟門而祈公之一言爲重余辭不得迺曰嚮者嘗  
與而將軍言以范少伯希文爲勉夫少伯托鴟夷子  
皮以游於江海而卒起爲齊相希文見齟呂夷簡而  
夷簡竟悔焉乃有西帥之拜今之齟范將軍者皆世  
所謂賢者也是必悔悔則且更稱將軍將軍果有意  
乎吳越之南帥壘碁布何地不可容一范將軍吾所  
爲文亦不必令范將軍知今後將軍毋以成敗論國  
士取范之成事而潤色之以爲而曹天亦欲知而曹  
名其存者不必能爲馮諼逝者不必能爲魏禮乃高  
誼何讓焉將軍名朝恩起家世胄舉進士高第有邊  
奔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一

三

功自漕粟都尉遷而拜游擊將軍官爲都指揮



